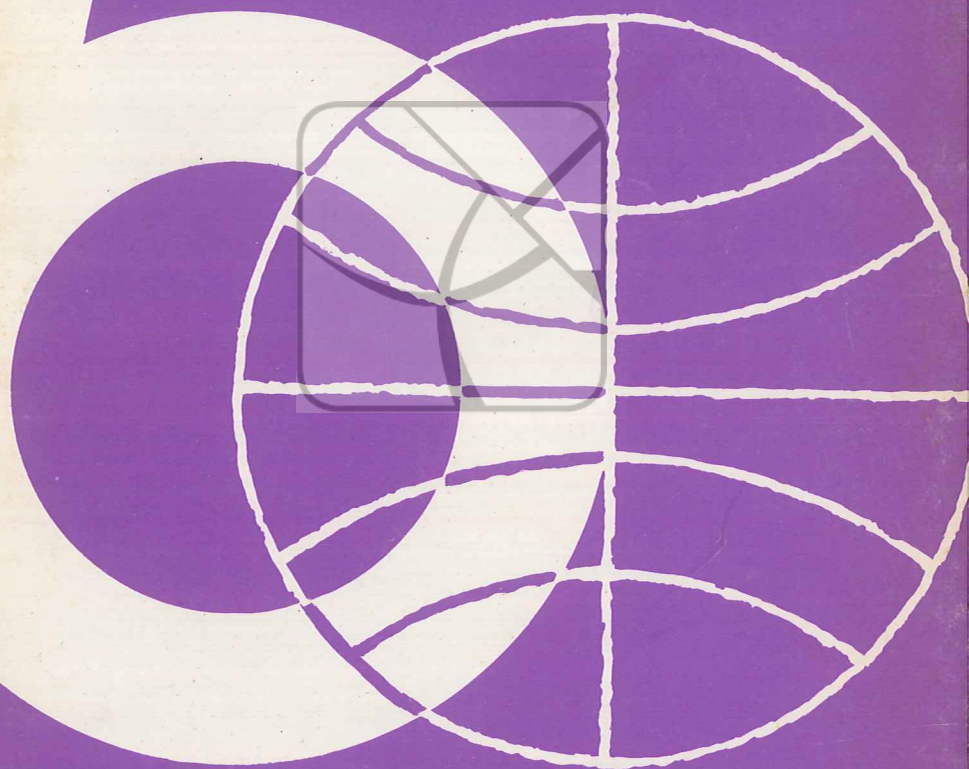


流浪作品选

方修主编



马华文学六十年集

1919—1979

洪天賜教授捐贈

馬華文學六十年集

流浪作品選

方修編



1980. 2



马华文学六十年集

流浪作品选

方 修編

上海书局（私人）有限公司出版
81,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63-C, Jalan Sultan, K. L. Malaysia.

东艺印务公司 承印

1980 年 2 月第 1 版，订价 S\$ 4.30

版权所有 不准翻印

统一书号：9971—906—01—5

前 言

方修

(一)

流浪，原名刘道南，本籍湖南。早期旅居暹罗，一九三五年中开始，定居星马，为光华、星中、星洲各报撰稿甚勤。作品多为短篇小说，如「开拓」、「异族的妻」、「南京人氏」、「圈套」等。一九三七年七月初，进南洋商报工作，主持「狮声」、「今日文学」、「南洋文艺」等副刊编务；同时写了不少杂文，如「谈南洋作家」、「从高尔斯华绥说起」、「选民及其他」、「对聂耳补行一个纪念礼」等。不久，「狮声」各刊先后由楚琨接编，流浪似乎转入教育界服务，文章也渐渐少写。一九四二年初星洲沦陷后，避难苏门答腊，生活困阨，在该岛病逝，年约三十岁。

流浪的遗作，大体可以分为小说和杂文两类。较受注意的是他的小说。他定居星马之初第一篇产品「开拓」在檳城光华日报的「槓风」副刊发表后，星洲方面就有了评介文字出现，指出作者是企图通过三角恋爱的故事，来暴露一些缺乏正确认识和实践的青年男女的泛爱任情的行为。（渔光：流浪的小说创作「开拓」）

他的小说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大部份以暹罗地方为背景，反映这个白象王国的人情风俗、民生百态。这一类题材，当

时当地的读者确是罕见的。例如「异族的妻」，写一个暹罗「蕃族」（落后民族）的少女，从未受到华族社会的封建腐朽的伦理道德的沾染，嫁给头家礼做妻子之后，生活一直过不惯，她想念着那近乎原始形态的村社中的她的老家。「家里的工作虽然苦，但是家里的生活却很自由快乐。工作后便玩，玩了后又工作。男女的界限很随便，她和她的姐夫姐姐们都是在一块儿睡的」；「她真的不懂得华人的心是这样，女子连和男子们开开玩笑都不可以」。她计划着逃回老家去。她偷了头家礼十张二百铢的钞票，准备去搭火车，不料却被发现，非但钱被起回，路费无着，而且受了一场难堪的殴辱。但虽然如此，她的「返回自然去」的心仍然禁制不了。这个野性难驯的少女，结果还是从头家礼的府上失踪了。

不过，流浪的暹罗背景的创作，一般上仍以描写教育界现象者占多数。这大概是由于作者较早时逗留暹罗期间，乃以教书为职业、特别熟悉这方面情形的缘故。诸如「圈套」，「都栢林彩票」，「南京人氏」等篇，写的就都是教育界的人物与故事。「圈套」一方面反映当时的地方经济的不景、学校财政的支绌、教育工作的艰辛；一方面揭露一些校长的寡廉鲜耻，把年轻美貌的女教员当作摇钱树，设圈套替财神爷拉皮条。「都栢林彩票」的故事虽然是发生于一间店屋内而非校舍课室，写一个商人把一张收据错认为中头奖的彩票，结果空欢喜一场，那些准备接受他的资助去升学或经商的亲人朋友更兴奋得彻夜难眠，合演了一出幸福狂想曲；其实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只是那一个穷途落魄、满望出国深造的教育工作者。他在K镇教了四年书，好学、尽责，然而镇上的「菲力斯丁」们却冷酷无情地对待他。菲力斯丁们自身可以滥嫖，可以通奸，可就偏不容许他和女同事的恋爱。结果他被辞退了，连寄居在朋友的胶园内也要受到干预、驱赶，几乎走

投无路了。

「南京人氏」可以说是流浪的代表作。写一个自称是南京人的朝鲜爱国青年，流亡到暹罗，在一间华校教英文。他踏实地工作，刻苦地学习，令人肃然起敬。但因为华语讲得诘屈聱牙，发音不正，「京」念作*King*，「人」读作*Len*，加以身裁相貌，酷似东洋人，于是长期间被疑为日本派来暹罗的第五纵队。直到有一天他的爱人从美国来信，被校中同事拆开来偷看，真相才告大白。这个故事虽然讲的是教师的生活，但却突破了他同类创作的祇限于描写教育界的消极面的局限，塑造了一个积极向上的爱国者的正面形象，成为同一阶段（一九三五—一三六）的一篇不可多得的作品；当时日本军阀积极策划南进的活动所引起的局势的紧张与各界人士的高度警惕情形，也随之跃然纸上。小说只有短短的三四千字，内容却十分结实，情节曲折，人物生动，引人入胜。较后的抗战文艺运动时期，流浪虽然续有若干小说创作，如「福建的暴风」、「恭贺新禧」等，但没有一篇能够超越过它。

（二）

流浪的杂文，谈的大多是文艺或教育问题，而且有不少是属于读书随笔之类，社会性不强；然而也有它们的特点，就是有些作品，题材上或观点上相当新鲜，不是可有可无的读物。

例如「堂吉珂德与阿Q」一文，作者论述西万提斯和鲁迅笔下的两个典型人物，认为堂吉珂德的狂妄与盲动和阿Q的颓废与卑怯，虽然同是人们嘲笑的对象，但堂吉珂德本质上却胜过阿Q万分。作者提出下列三点理由——

一，堂吉珂德是意志很坚定，始终忠实于骑士道的。他虽然错认风车为巨人，可是他立志要和风车战斗的勇气与除暴安良的决心，确值得人们同情。阿Q呢？他想「复仇」，便觉得革命是

对的；但到了走错路径，要加入革命党而不得，却又诅咒革命，预备去告密。

二，堂吉珂德是扎硬营，打硬仗的。他遇到敌人，不管敌人势众或顽强，他总是挺着武器，跃马向前，毫不畏惧。阿Q呢？他和王胡子打架，辫子被对方揪住，要拉到墙上去碰头时，他却说什么「君子动口不动手」，屈服地央求起来。

三，堂吉珂德是护卫女性的。他勇往直前去打救马车里的女士，把两个托钵僧赶走，接着又与马车的扈从恶斗，掉了一只耳朵。至于阿Q，他看到小尼姑就动手动脚，还带着无赖的口气说：「和尚动得我动不得」，极力讨好一般俗众。

流浪称堂吉珂德为一种「极端的性格」；阿Q则是「中庸型的人物」。前者只要走的是正路，自有其光明的前途。后者永远是庸庸碌碌，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做一辈子牺牲品。

作者以堂吉珂德和阿Q分别作为西班牙与中国的民族性的代表，似乎不大合乎事实。他拿这两个人物的思想行为的优劣高下来比较论述，可能也是不适当的。然而他把堂吉珂德的一些良好的、可贵的品质着重指出，认为堂吉珂德也有其值得赞扬学习的一面，不完全是般读者所嘲笑的那么一个狂夫妄人，这一点却是非常出色的、精彩的独到之见。据我所知，战前的一般马华作者以至中国的理论批评家，都是视堂吉珂德为一个纯粹的否定人物的。直到五十年代，某些地方才开始有人试将这个人物提高到正面的形象来研究。

此外，如「谈南洋作家」，记述何家槐、黑婴、斐儿、蒲风等人与南洋的关系——在南洋出生或长时期居留过，这不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很少人知道的。「对聂耳补行一个纪念礼」，则是聂耳在日本不幸逝世后本地报刊出现的第一篇追悼文章，也是第一篇介绍这位天才音乐家的生平经历与创作精神的资料性文

字。

(三)

关于流浪的作品，还有两点值得一提的。

其一是他除了创作小说和杂文之外，也颇能撰写长论。他写过一篇洋洋大观的「小学时事教学」，发表于「狮声」副刊的「理论园地」专栏。这个专栏的稿件，都是一些分章分节连载的长篇大论，如金丁的「抗战文学讲座」、流冰的「大众防空防毒讲话」等是。流浪的这一篇，一共也有十余章。本书选录的「小学时事教学的编写动机」和「时事教学的主要工具：报纸」，就是其中的两章——第一章和第七章。

其二是，他身为「狮声」编辑，又在「狮声」撰稿，但却不为「同行如敌国」的陋习所囿，文章中常常响应「晨星」方面的某些主张、呼吁，或参加「晨星」所提出的某些问题的讨论。例如「关于批评的态度」一文，最后那一段强调批评家「动气和辱骂都是恶习，并非批评的方法」的文字，说是引自星海的「文化界诸问题的私见」，虽然没有注明文章的出处，但大家都知道这是当时在「晨星」副刊连载的一篇重要长文，张天白化名写的，谈论鲁迅逝世前后上海及本地的一些文学现象。

又如「当前的两个课题」，作者参加当时的两个有关文艺问题的讨论，第一个就是「晨星」方面提出的本地文化人应否直接赴前线服务的问题，文章支持「不慌不迫，站在各自的岗位、做他应做的工作」的论点。

这样的开明的态度，在当时的两大华文报的副刊上是难得一见的。「狮声」和「晨星」，由于所属的报馆的营业竞争的关系，向来都处在一种相抗衡的地位。虽然有不少作者是两方面都投稿的，编者也不乏私谊甚笃、方向相同的，但选刊文章总是避

免有所关连或互为呼应，讨论问题也总是各说各的，不相联系。因而「晨星」有「怎样活跃马华文坛」、「文化人应否直接参加抗战」、「南洋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等问题的讨论，「狮声」则另有「战时文学与抗战文艺」、「通俗与媚俗」、「文化人应否南来」等课题的争辩。楚河汉界，彼此自成一统。这倒不是什么门户之见或派系之分，而是传统上的「行规」的制约。流浪这种勇于打破报刊的门禁的特立独行的表现，实在是应该加以表扬的。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日稿）



目次

前言.....	方修.....	1
---------	---------	---

第一辑（小说）

异族的妻.....	3
南京人氏.....	11
圈套.....	17
都柏林彩票.....	29
给「炮手」同事.....	37
福建的暴风.....	44
恭贺新禧.....	48

第二辑（杂文）

生活的掌心.....	53
堂吉珂德与阿Q.....	55
悼鲁迅先生.....	57
葛莨之言.....	62
谈「南洋作家」.....	64
不要让历史重演.....	66
从高尔斯华绥说起.....	68

偶忆.....	70
「选民」及其他.....	72
关于批评的态度.....	74
对聂耳补行一个纪念礼.....	77
「狮声」月终例话.....	80
当前的两个课题.....	83
劝募自由公债宣传大纲.....	86
略论「大鼓」.....	88
略谈半年来「狮声」的姿态.....	91
「小学时事教学」编写动机.....	93
时事教学的主要工具：报纸.....	97
怎样在南洋办一个好刊物.....	101
我与「狮声」久无缘.....	104

附录

「今日文学」文艺座谈会（流浪记录）.....	109
流浪的小说创作「开拓」（渔光）.....	121

第一辑

(小说)



异族的妻

(一)

头家礼，新近又讨来一箇异族的妻！

她是暹罗人，是属于暹罗民族中的「蕃族」的血统。这是一个比较「太族」——暹罗国统治民族——更形落后的民族，他们的生活，就象是土著的生活。她的名字叫格朋，今年十六岁，发育已经完全。身材短小，却很精悍，加以她那副粗黑的眉毛，青黛的眼圈，乌蓬的短发，高耸的乳峰，相配起来，特别地，显示出热带地方的女性的健美。而且，她还具有着一种常是象野猫一般的动作。

头家礼呢，他可是五十开外的人了。象弥勒佛一般的身体，满脸横肉，这还不算；就是那只残废了的左腿，走起路来，简直是一把弯弓，也实在太难看了！还有，他的瞳子，常是发出一股凶恶的光，他能够领有几个园丘的树胶，管理二三十来个强个子的青年工人，这似乎至少也是一个附带的原因。

他并不是没有过妻子，唐山的，还好好在唐山活着。就以过番来后的数目说，长头的，短头的，十几年来，他有过七八个。这些女子，大半是番婆的居多，她们有的也跟他住上一二年，有的不过半载或二三个月，就自动或被动的走开去了。是的，在这

些地方，夫妻的关系顶自由，这真是合则留，不合则去，谁也不能强迫着谁。……………

(二)

是一个阴晴的下午，格朋嫁到头家礼的胶园里来。

微风吹着浓绿的树胶叶儿，软弱的阳光，从天外爬到枝叶间，疏洒地停滞在露天的酒席上面，这儿实在是和外面的世界，隔膜得很啦！然而这里的头家，却在满意着这种境界，这象是落后民族：土著，在现代化的外力高压之下，不得不依山退却，遁迹到峻岭穷谷当中去，而尤狂喜其得着了「生活」，或是自幸其得以苟延残喘，真是无独有偶的呢！

亚打檐下，充满着呼卢喝雉的声音，可是头家们和头家们在一块儿，工人们和工人们在一块儿，这里似乎也有着一种不可逾越的界限。几只凶恶的黄狗，每当丛林中发出人声，便汪汪地狂吠起来，假使没有那几条铁炼子把它们一头头拴在柱子脚上，客人们实在有被噬的危险了！

一会儿，远远有妇女的呵笑，于是狗又吠起来，丛林中，接着便转出一队青衫红袖的艳影。中国婆，暹罗婆，各自有各自的服装。因此，各自有各自的风采。中国婆满身穿的都是青缎的襟衫，宽脚裤，表现着中国农村的青色的文明；暹罗婆，大奶子，横着袒露在腰巾上；曲线美的屁股儿，抽着，摆着，在颜色图案的沙笼里面；其中有一个头上加罩着一块大红纱的，就是新娘格朋，头家礼的第九位妻子。

于是喝采声嘈杂起来，电光炮响亮起来，新娘格朋，就在这些怪热闹声音中，给拥进阿打屋里去了。

完全是异国的情调，完全是不同的婚礼。没有花轿迎接新娘，红绿的嫁奁，吹打的铜鼓喇叭，以及拜堂交杯的隆重的典

礼。我们只看见头家礼，穿着一套比平时稍微整洁一点的衣服，拐着左腿儿，在亚打廊前，满脸耸动着横肉在微微地笑，和其他的头家来宾们，拱手作揖而已。

(三)

第二天，头家礼一早起来，便把格朋叫醒，说是跟他一起去学割树胶。这使格朋的心里沉重了一下。但她没有说什么，揉揉眼睛儿，望了头家礼一下，便跟他到丛林中去了。

霉湿的朝气，说清爽实不是清爽，茂密的树叶，仍萦着轻烟和露滴，早风一阵阵吹打着残败了的叶子，飘飘地落下。工人们，一个个弯着背儿，置身在树干底下，迅速地颤动着手臂，小刀儿沙沙地响着；一忽儿又迅速地跑向别一株树干底下，运用着同样的手腕，矫捷地工作；于是割过了的树干，都嵌上一条斜横的乳白线，一滴滴乳汁，滴到用铁线托着的瓦杯子里去。有的工人，还低低地哼着唐山的小曲儿，抚慰着这一颗被埋葬在阴惨的世界中的心儿！

头家礼和格朋，停止在一株胶树底下。他驾轻就熟地用小刀在树干上工作，割给格朋看，教格朋应该怎样运用手脉上的力，才不会割出「骨」来，把树干弄坏。头家礼说得一口流利的暹罗话，这使格朋听来，断没有不明白的。不过格朋这时正在忆念着她的家，她觉得这里过的是完全不同于她在家的生活。她觉得有点不惯，尤其是精神上的打击！她的乌黑黑的眼珠，虽然也在跟着头家礼的动作转，但是她的心儿，却跟着树叶间穿进来的光，透射到天外的那一边去了。

的确，格朋所以会愿意嫁到这一角落里来，原来憧憬着这一角落里的优游的生活。做媒婆的那个老婆子明明对她说，嫁给头家做妻子，什么都不用做的。「镇日玩，你自管躺着睡着过日

子，有时你高兴，你就去帮忙他们弄弄饭，不高兴，你尽可以随时拉倒。」这样，格朋才想换换空气，一口答应了老婆子。同时，老婆子更对着她附耳低声说，华人有钱都是给老婆看管的。这使她听了更其十分兴奋。不料第一步的现实，就使她失望了。不要工作，不要工作，但现在一足踏进头家礼的门，就要给你去工作着啊！……

「鲁迈鲁？」头家礼突然问她知道不知道，于是格朋才从幻想中给拉回到现实里来了。

远远地，地底下起了轰轰的声音；汽笛放汽声，也隐约地可以听到。这是早晨八点钟的火车。朝阳也在这个时候射进了它的金光。

头家礼，带着格朋归去。

(四)

工人中，有一个叫卜益的，体魄健壮，人也生得算俊俏，年纪比格朋要大几岁。格朋欢喜和他混，两三天时光，彼此便打得一团热了。

「卜益，你有妻子了吗？」格朋笑嘻嘻问。

「没有，你问干么？」男的故意诘她。

「真的罗！真的没有，我介绍一个给你罢！」

「可是很爱你哩！」

「什么？嘻嘻嘻！」

「很爱你！」

「很爱我？」口张得一个小口字形，继续说：「的确，我也很爱你哩！」

「头家礼，不赶你才怪啊！」卜益说。

「赶我？赶我就赶罢！」两粒黑眼珠转着。

「你不喜欢头家礼吗？」

「欢喜？他是个骗子！那个老婆子说他只有三十岁，你看他三十岁不？老婆子又说不要做工，现在一进门就要工作了。骗子！」格朋忽然换过一副气愤的脸，眼珠转得很是厉害，她的确是一只野猫啊！

「头家礼有钱哟！」卜益又挑她一句。

「有钱，有钱我偏不爱他的钱！」格朋陡然不爱钱起来。这大概是钱在她当初的心目中，究竟还不是主要的对象罢？否则，便是大半受了老婆子的骗，连钱也再不相信头家礼会给她管的了。而且她本来的生活环境，就是马来人式的，对于金钱的欲求，限度可说是小得很！

于是卜益又告诉她头家礼是怎样的凶恶，怎样的对待人们很刻薄。又说头家礼很爱抽大烟，他每日要到坡上去，就是去「王家烟廊公司」找大烟抽的。接着他更告诉她华人讨番婆，不过是玩玩的事，「唐山」的妻子没有带来的原故。最后，他还告诉她自己去年才结过婚到南洋来；又警告她不要多和男子们打趣话，因为头家礼是最忌这种行为的。虽然头家礼自己也常爱上坡去，和别人家的女人胡天胡地，但他偏不爱自己的女人去跟别的男人玩。他占有一天，他就自觉其有权利处理一切。特别是他的妻子和工人们玩，他更为讨厌！

可怜的格朋，听到这种，她禁不起脸烧起来，她的鼻管发痒，鼻孔搔了几下，立时流眼泪了。她觉得受了那个老婆子和头家礼的莫大的欺辱，她一气跑回自己的房里去，在那里痛哭着。

头家礼，这时他却在「王家烟廊公司」！

（五）

半个月后，格朋新得了一个邻居丽君，她是从曼谷回到胶园

来的。她说得好一口暹罗话。她们的胶园，和头家礼的很相近，彼此过从较繁密，于是格朋得着一个同性的好朋友了。

丽打听得明白，知道格朋没有父亲和母亲，父亲和母亲在她小的时候就死过去了。她和她的大姐住在一块儿，她们的生活很苦，一年到头，差不多都要工作。她们种田，种谷子，种木薯。谷子大半卖去换日用品，木薯留下来自己吃。有时也替人家做雇工，赚一点额外的收入。谷子一年可以种三次，种的时间，也没有严格的季候的规定。自己先种完，便给人家卖气力，得来的代价却非常之少。有时还要捕鱼去，捕得的鱼，大半也是要卖出去的。

格朋对丽说，这儿的生活，她很过不惯，不但要象在家里时一样的工作，而且她简直象给人家关在笼子里的小鸟一样。家里的工作虽然苦，但是家里的生活，却很自由快乐。工作后便玩，玩了后又工作，男女的界限很随便，她和她的女夫姐姐们都是在一块儿睡的。她说她真的不懂得华人的心理是这样，女子连和男子们开开玩笑都不可以！

有一天，格朋忽然要求丽给她烫头发，她说象丽那样的蓬松松的短发才够美。她回到家去，她还要叫她的姐姐朋友们，也一样地把头发烫成这个样子。她的家里离这儿有一天半的路，坐火车几个钟头就可以到，她一点也不隐藏她对头家礼的不满意，她说她正在计划着逃回家去！

又一天，头家礼上坡去没有回，她又来找丽谈东谈西。偶然谈起情人的事，她马上说她也有一个。她说她情人有点象卜益，不过脸孔比卜益还要长一点儿。她和他小的时候就很要好，常常在一块儿玩耍，在田野丛林中舞蹈。现在他正在做着和尚去，再过几个月就可以回来。因为暹罗国的国俗，每个人都要雍发度礼，做和尚的时期却不论长短。丽问她为什么有了情人还要嫁给

头家礼做妻子？她笑不可仰地反问丽：「这有什么要紧？」于是丽告诉她中国的女人决不会这样做，就是曼谷暹罗女子也多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是一个女人的羞耻。格朋却很不以为然似的带着迟钝的眼光道：「咋！」

(六)

树胶园里，最讨厌是下雨天，一下雨便要损失一天的树胶。因为雨滴混和在胶路的乳汁里，一大半迫得流到路外去，剩下来也马上凝结着了。

工人们碰着下雨天，也是讨厌的事，尤其是「分胶制」盛行的现在，一天不割胶，一天便没有收入，吃老本，谁不动心！此外，镇日只有株守在胶园里，一步也不容许你走动。天天住在一起的人，脸孔看腻了，声音听熟了，一点儿新鲜的生活都没有！他们只有长日里无聊，躺在硬板子上睡觉去，或是哼一哼唐山小曲儿，唱一唱马来人的情歌，这样地苦挨过他们的一天！

又是一个大雨的日里，狂风怒卷着亚答，暴雨从暗绿的繁叶里，打到泥土上，滴答滴答地响着。十几个工人，蹲在亚答屋的廊前，好象一群可怜的动物！几只黄狗，也躺在廊下，有时张开眼睛望一望，又缓缓地闭上了倦卧了。

忽然，头家礼的房里，传出一阵尖锐的叫喊声，这显然是格朋叫出来的！于是大家拥进去，只见头家礼怒着双目，左手紧握着格朋的头发，右手抡着拳头做着还要打下去的样子。同时，口里骂：「十张，两百铢，快快交回给我！」格朋，头发散乱得象野人，满面盈盈的泪水。哭声和拼命的挣脱，代替了抵御！

工人们全都站在房门首，不愿调解。

最后，倒是卜益看得不忍了，他一个人走进去，把头家礼的左臂握住，口里连声说：

「头家，放手，叫她拿回就是！」

于是头家礼便顺水推舟，把牢牢握着的头发一松，格朋险些儿给摔倒在地上。

于是格朋转过身去，向枕头套中一搜，搜出了十张两百铢，摔在头家礼的眼前！

（七）

第二天，格朋失踪了。……………（下缺一段）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五日—十一日「星火」）



南京人氏

是一九三三年的仲夏天的日子。

胡先生辞职后，学校正苦于找不到英文教员。幸喜今天黎先生替我们介绍了一位。他是从上海来，到暹京还不上三个月头。

他的身材是短小的，面色是红润的，可是带着一副深陷的眼眶，配着一副瘦削的面颊，额角上也刻上了深凹的条文了——这显然是一个老于漂泊的人啦！

看了他的相貌，再打量他的衣服：一套花格子布的西装，领带颈扣都没有，还有足上的皮鞋，也是一双快要踏破了的老英国式的。这模样，着实引起了校长心理上某种不安！

「先生贵姓？」校长开始问。

「姓秦！」接着在桌面上划了一个「陈」字。

「哦，陈先生！那么贵处呢？」

「南京人氏。」「京」字读作「*King*」的音，「人」也成了「*Len*」。「自小就离开南『*King*』了。」

「哦！……」校长微笑。

一会儿，行李也搬进来了。

当天晚上，校长跑过来和我谈话，他说：

「你觉得那位陈先生怎样？」

「什么？你说他什么？」

「你相信他真的是南京人吗？」

「吾！自然是南京人氏吧！」

「吓吓！他的口腔并不象南京口腔。而且，并不象华人说国语的声调！」

「他自小就离开南京了啦！他不是说过？」

「靠不住吧！我怀疑他是东洋人哩！」

「东洋人？」我惊讶了！

「是的，你看他的身材，你看他的面庞，还有他的口音、声调，那么佶偻咬牙地！」

「可是他为什么要乔装南京人氏？」我有点软化了，但我仍然很怀疑！

「谁知道！东洋人原就是不可捉摸的啦！」接着：

「我们得格外留心一下！」他便走了。

是的，东洋人的确是和我们不同。他们的武士道的观念，仍是深深地保留在脑际。由于这，便演出许许多多的怪癖的行为，反常的动作。他们的文人可以为了文坛的成名而把生殖器割掉；他们的武人可以为了隘狭的国家主义而剖腹自杀；他们的运动员可以为了锦标的虚荣而跳海自尽……这一切的一切，实在不是华人所能想象得到的。

年来东洋人的南进政策，也在积极地推行了。他们把南洋群岛当作生命线，据说经由国家有计划地在动员！不少的「无名英雄」，在做着「地底下」的工作：沿海捕鱼的人，往往是窥探地理形势的间谍，这在暹罗人的口中，尤其是言之凿凿的事。那么，这位先生，混入到我们的社团来，一方面是为了觅食，一方面是发挥武士道的精神，暗中有在干什么勾当，也是可能的吧？

由于校长的嘱托，我考虑到东洋人的民族特性，由于东洋人的民族特性，我也觉得这位先生的确有点神秘可疑！

一个下午，我走进陈先生的卧室里去。

「陈先生，好呀！」我说。于是他招呼我坐下，还随即斟过一杯茶，闲谈便开始了。

「你觉得孩子们的英文程度怎样？」我以教务主任的资格发问。

「唔，还差不多！」音调仍然是佻倔生硬，可是几天来，我们总算已听得惯了。

「你可以考查他们的程度，试行你的新教学方法，我们这里是毫无成见的。」

我一边说，一边把眼儿望过去，桌子上堆满着各国文字的书籍，我更加暗自惊异了！

「好的！好的！……。」沉吟了一会，又说道：

「我觉得教孩子读英文，该先从会话着手。文法，读本，特别是文法，简直不要教他们，比较还好。」

「呃！是的。……」我漫声应道。手翻着各国文字的书籍。

「美髯国人，就是读纳氏文法读得越笨了的！」他补添上一句。

「呃！陈先生原来深通各国的文字！」我掉过了话柄，两只眼，瞥了陈先生一下。

「不，我不过是有研究一点夷言（语言）学罢了！」

「请问，这里包括着那几国的书籍呢？」

「英国的、德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等等。还有暹罗的，我正在学。印度的，我也打算同时开始，已经写信去加尔加答买书了！」

「还有日本的哩？日本是东南亚的一等强国啦！」

「唔！……」眼睫毛闪动了几闪，说：

「也是在计划中！不过，不过我觉得我们华入学日本文字，比学其他的文字总要快些。所以，打算慢点儿开始！」

「是的，吓吓！」我微笑了。

经过这次的谈话，我也多量地怀疑他是东洋人了。然而我的情感，已有点转变，我喜欢东洋人起来了。不，不是喜欢，是羡慕！我羡慕东洋人的研究的精神，羡慕东洋人的苦学的毅力！生活在这种颠簸的环境当中，他们还不会忘记书籍，不会忘记研究学问，我着实羡慕他们！

反观，中国的青年，懂的多半是一些皮毛，可是却非常夜郎自大，门径也许还没有摸到，却自以为是升堂入室。在学校的有钱人家的子弟，是专门讲究享乐的。譬如说，西装应该怎样穿法，大菜应该怎样吃法，汽车应该怎样坐法，狐步舞应怎样跳法。至于学问应该怎样研究，甚至于说，书应该怎样去读，在他们的脑子里，实在一丝毫的影子都没有的。穷苦人家的子弟，克苦的固然不能说没有，然而数量实在太少了，他们大半也被腐蚀在金钱这魔鬼的势力之下，大半被征服在都市这黑暗魔手下面；于是消极、堕落、灰心、短气，什么是学问，在他们也就顾不得了！

两相比对一下，中国的青年，真是要「可耻孰甚」的了。

不过，我转念到陈先生，假使真的也是在发挥武士道的传统观念，为隘狭的国家主义——侵略主义者张目，我又不禁有点恨他、可怜他了！

两个月后，黎先生从内地到「略中」来了。校长一见面，便把陈先生的事问他，同时也把怀疑的地方，一一如数家珍般说了

出来。校长先生是一位自命为「总理的信徒」者，他对于这点，似乎十分的重视。可是黎先生的答复是，他也不十分明白。他和陈先生原也不相识，几个月前，才有朋友介绍给他。他只知道陈先生住在上海，以前还去过北平。在上海，据说是靠做电影工作，和卖日文译稿过生活的。这次离开上海，跑到暹罗来，一方面是因「一二八」战事的影响，一方面是想到南洋来发掘一些创作的题材。说到这里，黎先生表示，从他的朋友的关系，他似乎可以多量地相信陈先生是靠得住的人。于是校长说：「他说，他不识日本文，但在上海又过着卖日文译稿的生活，他显然是东洋人了！显然是东洋人了！」

「吓吓，他的身材和相貌，的确是有点象东洋人的！」黎先生答道。

「就是东洋人，东洋人也未必全是坏人！」我接着说了。同时，黎先生也点首称是。

的确，我这时的感受，完全变了质！我觉得陈先生的来历虽然很特别，但这里的特别可不是象我们过去所猜疑于他的。不但如此，也许他还是一位同情于中国求解放的人物？同情于弱小民族求解放的人物？无论如何，他也决不是统治阶级所豢养的绅士吧？是的，东洋人中，是有着不少的思想正确的人的，我们不应该把一切东洋人，都看作是恶毒的类型。这正如我们不应该把一切中国人，都看作是真能为中华民族谋解放的斗士一样。我又觉得过去是猜疑，侮辱了陈先生的人格，我默默地带着一股浓厚的忏悔的心情！

「我们总得留心一下！」校长先生仍然是这么地叮嘱。

暑假来临了，陈先生有事到内地去，我和校长因职务关系，仍留校中。

一个礼拜六的早晨，邮差送来一封挂号信，上面写着「Mr · KK · Chen」收，是从美国纽约寄来的。校长急忙盖了学校的印，替他收了，于是他说了：

「陈先生的确很古怪，你瞧，信是从纽约寄来的！」

「而且这还是女人的笔迹呢！」我接过来细看了一下。

「打开来，瞧瞧如何！」校长先生带着笑。

「恐怕不便吧！他同我们是不怎样深交哩！」

「什么话？校长对于往来可疑的信件，尽有权力检查！」

「那么你负责便是了。」我也乐得对陈先生多认识一点，便这般地说了。

「检查」的利剪，剪开了陈先生的秘密。哦，天晓得，原来陈先生是高丽人啦！

信中的内容，是他的爱人（同籍）报告她已经进夜课大学。她在白天，靠着做相馆工作维持生活，到了晚上，她便进大学去念书。此外，她说她还参加了一个文艺社团，不久她定把该社的月刊寄一份前来。「浓情蜜语」，在这里是找不着的，「儿女憨态」，在这里是看不出的。仅仅是平常的通讯，带着些不平常的消息。这样，就算是他们的「情书」了啦！

校长先生看完了信，几个月来的闷葫芦，似乎已经打破了。他说：

「吓吓！高丽人！」

我这时的心情，是：一阵阵的忏悔，夹着一阵阵的惭愧！

（载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九—廿二日「星火」副刊）

圈套

雪华姑娘，打扮停当了，便姗姗地走下楼来。

她，穿着蝉翼的时装，雪白的轻纱里，把背心的上半截，显露得非常的清晰，乳峰也似乎额外高耸了。绛色的包裙，嵌着一排翡翠色的大钮扣，衬搭起来，更觉得非常的鲜艳！平时，她虽然也是涂脂抹粉的，可是总比不上今天那般的匀称，加以那一对纤细的蛾眉，小巧的樱唇，卷曲的乌发，就是西洋美女，也不过是如此的妩媚！再往下看时，你便要被那柳腰儿所迷住了！

好一位十八九年华的摩登姑娘啦！

「雪华姊，亮嘢！」亚秀站在厨房门口叫。

「衰仔！」娇嗔地瞟了亚秀一眼，接着问：

「章校长去总商会返来吗？」

「早就返来了，在会客厅里！」

走到会客厅，她燕燕儿叫了：

「章校长，对不起得很！」

章校长扯开了两片嘴唇，挤着线缝眼，点点头，笑了一下：

「就是呵！」

一会儿，自己的校长先生，也从外面归来了。她是去邮局寄包裹给丈夫的。丈夫在故国的首都做小官，她在象国的首都办教育，两地梦相思！

「去罢，时候不早了！」章校长说。是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时了，今天礼拜六，下午没课，他是带她们上馆子去啦！

流线型的汽车，早在校门口等着，三个人跨进同一的车厢里。车，咕咕地跑了。

汽车载她们，驶过了孟叻，驶过了石龙军路，一直到三品街进路傍的一间酒店门首停下。

白色制服的侍者，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把他们引上楼去，停在巴黎厅，接着便把电扇开动起来。

「嘻嘻，我们到了巴黎啦！」女校长笑着嚷。雪华姑娘，章校长，也都笑了。

于是章校长，把衣挂在鹿角衣帽托上，招呼了仆欧一声，叫仆欧领茶点和菜单过来。

三个人品字形地围着圆桌坐下。嗑着瓜子，各人点了好几样菜，章校长外加威士忌一枝。

「威士忌，给谁喝的？」女校长问。

「给你和雪华姑娘喝的——特别是你！」

「哦！」女校长带着笑：你要把我醉死了！」

「我是一点都不喝的！」雪华姑娘抿着嘴唇笑。

「老实告诉你们罢，还有振侨兴也要来啊！」

「振侨兴？」女校长惊愕了一下，可是接着便平伏了下去。

振侨兴，原是商号的名字，这是暹京有名的一间火礮机件公司，现在公司的名，却成为该店东唯一外号了。他是前清最末一次的秀才，现任章校长主持的那一间学校的财务董事。

半点钟过后，振侨兴来了，胖胖的身体，山东人的相貌，满身软绸儿，宽袖口，大裤管，标准头家的装束，他还说得出一口中庄国语，他是潮州人氏。

大家寒暄了一阵，振侨兴坐下来，摸着茶盅，便说：

「雪华姑娘的歌舞天才，真是令人拜倒啦！」回头：

「两位大校长先生，你们说，对不对？」

雪华姑娘的脸上，飞起了一阵红霞。她在比较生疏的场合里，到底也免不了有一些羞怯态啦！

「谷先生，太过褒奖了！」这是女校长的声音。

「谷先生看的歌舞表演可不少哩！」章校长插入这么一句。

「对的，我真看过不少的歌舞表演。我觉得，歌舞表演，最重要的是情态的逼真！雪华姑娘，就具备了这种长处！特别是前天晚上，她的『西班牙小镇中』，表情更好！」

「西班牙小镇中」是表情独唱的节目。前天晚上，总商会主办「报学商联欢大会」，雪华姑娘被征请去加入「余兴」，她表演的就是这个节目。

「是的，是的！」章校长应声说。

仆欧把酒菜端上来了，桌面上又是另一番的风味。仆欧给每人敬上一杯半渗汽水的威士忌。

「我不喝酒，不要！」雪华姑娘说。

「不能够，不能够，一定要喝！」章校长和振侨兴不约而同地说了。

「谢谢，实在不能喝！」

「那么这一杯罢！」

「不能喝，谢谢！」

「那么半杯，半杯；一定要半杯！」章校长倒去了一半的样儿，雪华姑娘只得默认地接受了。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现在我要正名了！」章校长站起身来：

「乾脆地说罢，今天的小酌，是专为请雪华姑娘的！第一点的意思是接风，因为雪华姑娘新从香港归来，连今天大概是五六

天吧？时间性还没有失去！第二点的意思是欢迎，因为自下个星期一起，雪华姑娘是敝校的同事了；虽然是兼课，同事则一也！最后，祝雪华姑娘健康！幸福！」章校长举起酒杯，大家跟着站立起来。四只酒杯碰过头，各自呷了一口，便礼毕坐下。接着，是一阵鼓掌声，振侨兴鼓得特别的响亮。

「现在该是雪华姑娘答辞了！」振侨兴挤着眼睛含笑地说。可是雪华姑娘怎样也不肯站起来。她的心里自在咕噜地说：「衰仔！衰仔！」这是羞怯与喜悦的心的合奏，少女的典型情态！

「不能！不能！绝对的不能！不答辞，没有这个道理！」章校长也说了。再经自家的校长，又敦促她了好几次，她终于扭着腰儿站了起来：

「我的口才很不好！一句话，谢谢章校长！」于是迅速地坐下去，掬出手帕，遮住了脸，大约有半分钟的样子。这时间，又是一阵掌声。

酒过数巡，振侨兴又开口了：

「香港的情景如何？雪华姑娘！」

「谷先生常回香港去，早已知道了！」

「可是我是问你！各人有各人的感觉不同啊！」

「嘻嘻，还好玩就是！」

「比之暹京如何？」又问。

沉吟了一会：

「香港有香港的好处，暹京有暹京的好处！」

「对呀，我也是这般的感觉！彼此的心，不谋而合！哈哈！乾了一盅，振侨兴显得有几分醉意了！

雪华姑娘暗暗地瞪了对方一眼！

「谷先生会哼诗，现在该当谷先生哼一首诗给大家听吧！」王校长生出来的新花样了。

「行！行！我就哼！」接着他哼了：

「依依……脉脉……两如……何？……」

细若蝉丝……渺似波！

月不长圆……花易……落……

一生……惆怅……为伊……多！」

「好！好！……！」又是一阵鼓掌声，雪华姑娘也跟着轻轻地拍了几下。

「这是唐朝诗人吴融做的！题目叫做情！情！」振侨兴抓着酒盅，又是一口。

「谷先生真是好记性呀！几十年前读过的诗，还背得出来！」

「不！不！有时我还爱哼哼，消遣哩，不过不常就是！」

「可有什么用呀？」雪华姑娘说。

「吓吓！消遣罢了！可有什么用哩！譬如你们跳舞罢！吓吓！」

「衰仔！」雪华姑娘的心里，又咕噜了一下。

杯盘狼借，散席后，大家都有点酒意，振侨兴简直是飘飘欲仙了。

「明儿是礼拜，大家可没事儿，兜兜风去罢！」章校长半似提议半似征求意见地说，结果是通过了，众无异议！

这回的汽车是振侨兴的，私家车，也是流线型。座位的分配是：振侨兴和雪华姑娘坐在后一排，两位校长则坐在前面。这在雪华姑娘的确有些儿忸怩，但经章校长「指定」了，到底不便提出拒绝，而且振侨兴又是大头家，华侨社会中，顶呱呱的！心儿倒也有点乐意！于是汽车向着「越粒」方面出发了。

华灯初上，一路来如同白昼般的照耀。南国的夜，是怪热闹的，特别是暹罗，这带着充分的女性神秘性的国度！车抵第五世王桥，漂亮的女人，到处是的。河面上荡着许多轻舟，桥头是往

来如织的游侣，她们大都是年轻轻的！女人的装束，莫不是雪华姑娘的模样。男人呢，上身御着西式外衣，下身却穿着颜色的轻绸宽裤，还有那颈上，卷一条围巾——这是典型的暹罗男士的服装！

章校长望着窗外，口讲指责地，不知在跟王校长说些什么，只有听到王校长的反应声！嘻嘻！哈哈！……

这里的一对，也开始闲谈了，起先是男的声音：

「雪华姑娘，我还忘记问问你，你的贵庚？」

「不知道！」声音似乎有点微愠？是的，女孩家是顶讨厌人们问「贵庚」的。但声音里，到底只是「有点微愠！」

「听过贵校长说，你有十九岁啦！吓吓，轻轻的年纪，高中就毕了业，真是前路远大！」

「那里」有点儿回嗔作喜了！

「打算还升学吗？」

「没有钱，怎么能够！」

「笑话！笑话！令尊翁有的就是钱呀！」

提起「令尊翁」，雪华姑娘禁不住有些气往上升了！爸爸果然是颇有资产的，可是不幸自己的母亲早已死了！家政全权，都在继母的手里。十个继母九个恶，因此雪华姑娘十二岁就跟着王校长，很少回自己的家去啦！

「中国人是重男轻女的！」她仅仅回答他这么一句。

「吓吓，是的，不过你要是升学，一定有办法想的！」

「……………」

「雪华姑娘，教书的生活怎样呢？」话柄转向到这方面了。

「累死人！」

「对啦！教书的确是累死人！」振侨兴过去也教过书，而且教的是私塾，不过那是在中国，到暹罗来，最初就是做「财库」

的。接着：

「家贫无奈做先生！哈哈！」

「……………」

「报酬多少呀？」

「王校长是我的先生，讲不出则个！」

「可是生活费总要呀！」

「刚到校，还不知道！」

说到报酬，雪华姑娘的心里又不禁一阵难过！她们的学校，现在是困难万分了！王校长一见面就告诉她这个。社会上的人士，本来是不甚瞧得起女子教育的，加以不景气的关系，过去还有六十几铢的月捐收，现在是上门去也收不到了。整个学校的支出，全靠着在学生的身上。教员，现在是裁减到三人了。然而这些「秘密」，怎么也不能说破，王校长最后对她这般说。

「听说贵校的经费比较困难了！」

「这则，我也不大明白！嘻嘻！」

「我知道！我已答应王校长设法了！大家都是好朋友，还有什么不可以商量！」

「谢谢！」

「下个礼拜，你到敝校去兼课，薪金我自会知道！是的，暹京的歌舞教员，是极难找的啦！」

「谢谢！」

车身驶进到椰林去，眼前顿觉得昏暗暗的，巨大的椰叶，伸张在天空，就象是一只只的巨大的魔掌。习习的晚风，一阵阵地扑上脸来，有时会使人打几个寒噤。幸亏前后不时还有车往来，否则这境地，的确有点令人毛骨悚然哩！

章校长的话匣子，一直地开着还没有关；王校长的嘻嘻哈哈声，也一直地可以听到。他和她，不知道是在谈论些什么？

突然，雪华姑娘的左手，被握在大手心里，她大大的吃了一惊，可是怎么好摆脱呢？她实在没有这种勇气啦！这时候，她陷入在一阵阵可怕的麻醉的状态里，她的心在颤巍巍地抖着！

「请你放手！」她低声地央求着。

「这有什么要紧！来，把手指伸给我，这里是一只钻石戒子！」

「钻石戒子！」最后这几个字，特别地来得清晰，来得沉重！她的心更加地纷乱了！同时，她的脑里，她的眼前，出现着一幕幕的香港的幻景！她没有把手指张开，只是微握着，照旧被压在对方的大手心里。

「请你放手！我不……」

「不？我是送给你留一个纪念，不要紧！」接着，对方是不由分说地把她的一只指头捉住了。她本能似地退缩了几下后，钻石戒子便戴上了被捉住的手指。

纤细的手，仍然给大手掌握住；藕臂上，有时还给另一只大手掌握上下地抚摸。她的神态，的确是恍惚不清了！

车身驶出椰林，又是光明的境界。再兜了一程，转回到第五世王桥，热闹的情景，仍然是一样的热闹。

「十点了，我们要回了，」王校长伸了伸右手，在路灯光下一照地说。

于是振侨兴对车夫咕嘈了几句，车便向着市中心驶了。

到了，转轮砉然响了一下。王校长、雪华姑娘，走下车来，对着车上打了一个招呼，叫一声「再会」后，便双双地踱入校门。

走上二楼，把电灯钮一扳，电灯亮了！

卸下了高跟鞋，再卸下了服装，躺在钢丝床上，戴着钻石戒子的手，马上呈露在自己的眼前，细看，那似乎在什么地方见

过？哦，不错，继母的手上，戴的那一只，可不是和这只一样？无色的透明体，亮晶晶的一个小粒，拼在一起，而且恰恰合式样，不大不小，那真称心啊！

「大概要五百铢罢！」心儿想着，接着把车厢里的情景，重温了一遍。

「也罢，横竖是你甘愿送给我的！打甚么紧！……」

「固然，戒指不是能随便赠送，随便收受的东西！可是……！可是……祇要我的心不变，打甚么紧！」

于是雪华姑娘又记起香港之夜的一幕了——

是海滨，在对过九龙的码头上，挽着士简的手臂。明儿就要分开啦。今晚是特别富有凄凉之感的一夜！

「硬是没有办法了！华，我真对不起你！」

「我知道，我完全了解你的困难。自然，家里不寄钱，与其牺牲两个人的学业，不如我归去的好！」

「哼！最可恼就是三弟！他不写信回去，告诉小妈妈，爸爸怎么会知道！」

「不要再提起这些罢！比如我的爸爸，讨上了我的继母后，心儿就两样了！他们那能不听信谗言呢？他们那能真正地了解做儿女的的苦心！你不要再提起这些！」

「咳，我很担心你！你这次归去做什么呢？」

「那不能一定，到了暹京后再告诉你！」

「你的暹文并不好；暹文好，还容易想办法些！」

「不知怎的，我真不高兴读你们的暹文！」

「又要做我的媳妇，又不读暹文，有你的！」

「我能够说你们的话就够了啦！为什么你也不爱读我们的中文？」

「那全是生活的关系，假使我是嫁给你，住在中国，我便要

出力读中文了。」

「唔，衰仔！你的嘴巴真利害，我说不过你！」

「吓吓，我们不谈这些吧！咳，我总担心着你回去后的生活！」

「不必操心！我自然有办法，我们华文学校这么多，那儿不可以安身！就说，硬是找不到职业罢，我便住在母校，跟王校长也行！」

「对的！我也高兴你住在你的母校，就是经济困难时，我还可以从这里寄给你。」

「谢谢你！」

「可是还是一点，我更其担心！」

「什么？你说！」

「那就是——」

「就是什么？」

「那就是——不知你会变心不？」

「卒，衰仔！请你放一万个心罢！」

「喂！这个，这个很难说！人是环境的动物，人的心情，是跟着环境变的！你将来，一经回到曼谷去，社会上的人物接触得多了，两只瞳孔，慢慢儿大了，你能说那时候不会背叛我？」

「不会，不会！我说过不会！」

「会可怎样呢？」

「我说过决不会！」

「假使会，可怎样呢？」

「我已说过，还用得着假使吗？」

「华，我诚恳地告诉你罢，假使你真要背叛我，那时候我便自杀！」

「你疯了吗？你说疯话！」

「不是疯话，是十二万分的真实话！不过在自杀前，我定要把你先杀了我再自杀！」

「……你说疯话，我不爱听这些！」

「——那么让我们接个离别的吻罢！」……………

这些情景，仿佛是昨夜的事啦！

一会儿，王校长踏着拖达进来了，雪华姑娘即刻从床上起身。

「还没睡觉？今晚可倦了吧？华！」

「没有什么，喝了半杯酒，有点苦儿！」

「我喝了两杯哩！现在也还是头昏昏的！」

「章先生自己简直没有喝，他真花头？」

「是的，只是振侨兴一个人喝得颠颠倒倒啦！」

「嘻嘻！」勉强地一笑。

「他后来在车厢里跟着你说了什么不？」

「没说什么，我很害怕这种人！」

「可是这种人倒也有他们的好处。比如说，没他们，学校就办不了啦！」

「自然啦！他们有的是钱！」

「所以咯，我们有的时候就得拉拢拉拢他们。」

「……他说他答应帮助我们学校，是不？」

「答是答应了，可是钱还没有到手！我看他今天的样儿倒不错，过两天，我和你亲自去「将」他的「军」！最低限度，要他捐个一百五十的常年捐；我相信，这是有把握的！」

「嘻嘻！……」雪华姑娘几乎把兜风时的实情说出来了。可是，灵机一转，到底把话儿拨了回去。于是她改变着口吻说：

「这事还须章先生帮忙，才有把握！」

「这固然也是！可是——可是最大部份的力，还是在你！」

「那里！」雪华姑娘很不好意思；同时，她假装不理解的样子。

子。

「那是真情！你在可能范围内，给他灌点迷汤罢！只要我们自己的心儿拿得准，应酬场中的应酬，随便点，那是没有关系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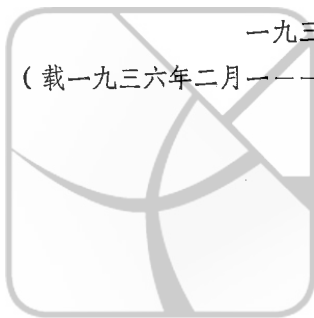
「社会的确是一个万花筒啦！这里面千变万化，应有尽有！达尔文说得好，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确，生存在现社会里就得想法子适合现社会的步调。做一个现在人，真不容易的啊！」

.....

这一夜，雪华姑娘，极度地感到兴奋。

一九三六，十，完稿

（载一九三六年二月一——六日「晨星」）



都栢林彩票

天色越来越黝黑，丛林间瞿瞿的虫声四起。从K镇归来的影子，一个个掠过篱笆的前面；可是，总不见有季常的影子。

为了拍卖树胶，季常照例一星期要上K镇去一次；归来的时候，照例是在斜阳隐没在丛林间的当儿。然而今天，却一直到现在，还不见他归来的啊！

我有点心焦了，我从篱笆门首，踱回到草屋里去。

「柯先生，哥哥还没有回来吗？」锦云也凑上来问了。

「就是啊！」我漫声应道。

平常这时候，我们是在吃晚饭的了。三个人围着一张小圆桌，美光灯光下，衬托出两张半不同的笑脸：季常的，是乐天知命；锦云的，是青春泼刺；我的，是强颜为欢，因此只配称半张。今夜呢，汽炉还没有升火，锅铁还没有响动，抑鬱的心情上，再加上一重焦急的阴影。

又是一点钟过了，一阵脚车铃响，廊下的阿黄也狂吠起来！这准是季常回来了罢！

我捏着手电，走到侧门口，把侧门打开，锦云也跟着在我的后面。不料回来的，是胶工头阿森啦！

「哥哥呢？阿森！」锦云急着问。

「他，他要变作仙人了！」鼻孔里，冲出一般酒气。接着，

满怀的热情，从袋里掏出一封信来，对我说：

「柯先生，头家有信给你；你看了，包欢喜的！」

我摸不着头脑，但是焦急的心，却放下了。

打开信儿看，上面写着的话是：

钩兄：

都栢林彩票中了，而且是中头彩啦！三万金镑！三八二十四万铢，你要留学，留得成了。明早上，我准回来。

我的眼前豁达了，身儿象腾在空中；可是心境下的愉快，却不是热烘烘的！我有如一个入狱了十年的囚徒，一旦得着了开释令，欢狂是欢狂，但在过度的兴奋中，喜悦的表象，倒是淡淡的了。

锦云把信儿抢过去，看了直跳起来。阿森又说话了：

「柯先生，是不？头家比你们更高兴啊！他跟学校里的先生，喝了五大枝蜜酒，我也沾了不少的光。他醉得东倒西歪，嘴里还唱着歌。你知道，他是不会喝酒的啊！」

「他究竟有什么高兴的事呢？」我故意问。

「吓吓，柯先生，你还要说笑，他中了头彩哇！」

「谁说的？」

「头家自己说的罗！他还讲，要送两万铢给你到外国去读书，要送五百铢给我做生意啦！」摸摸头，又摸摸下巴，全然是一副忠厚老实人的态度。

「可是你不要向外面宣传去；钱还没到手，小地方，人心很难说！」我郑重地警告阿森。

「自然的啦！我阿森活了将近四十岁，什么事也是懂得一毛毛的！七八年前，柯先生，你也许还不知道：那时候的树胶，真是好价钱，一担可以卖两百多铢，×人便时常带着刀，在路上等候华人，拦路截抢！头家黎的脑袋，就是这样被拆去的。咳，真好

惨！其实他的身上，只有几十铢钱啦！」

「阿森，不要乱说！闭上你的嘴巴！」锦云掉过头来，把信捏着，恶狠狠地说道。

「好！好！我就不说了啦！」

阿森走了。

吃过了夜饭，已经十一点多钟，阿森和锦云，都先后各自去睡了。窗外的一切，都浸在死寂里；唯有瞿瞿的虫声，更显得格外的尖锐，清晰！平常在夜里，听着这些叫声，是最使我气恼的；可是今夜，却觉得这些叫声，很是可亲！因为：它们助长了我的精神的兴奋，在这优美的合奏里，我更能把思路理清！

「哦，这回是走得成了！我将永别了你这可爱而又可憎的南洋！你，虽然有着长年都是夏的绮丽的自然，你虽然有着半原始民情习尚的素朴的风光，然而你，也和其他的国度一样，涂上了一层吃人制度的铅粉，你的绮丽，你的素朴，将要被它所毒蚀尽了！我下了几次要离开你的决心，可是整整七年了，我仍没有走成！今次是可以走得成了！哦，我将永别了你这可爱而又可憎的南洋！」

「女人，今后打算决不要！好好的读点书，这才要紧！高尔基在『马加儿周达』中说得好：不要相信女人，远远地避开她们；你若一旦亲上了女人的嘴，你的心的自由，就死去了。是的，女人的确是很可怕的：她们的甜蜜蜜的语言，是勾引你去上吊的死结；同时，她们却永远一句真心话也不跟你说的；等到情境移易时，她们便振振有辞的离开你了！哦，女人，我将要象克里蒙梭一样，到了临死时，也不要让女人触一触我的身体！」

「再退一步说，就使将来也不得不需要女人吧，可是也决不要再去追求女人，让女人来追求自己，这才惬意！可不是吗？女人是奢侈品的，一旦有了权势，又何愁没有女人？女人是阔人的

手杖，只要出得起重价，黄金镶头，白金镶尾，都任随尊意！哦，黛丽，再会罢，三年过后，我们再见！那时候，你的年纪，总还算是青青！

「K镇上一切的人们，我们也说声『再会了』罢！我决不痛恨你们的刻薄，我决不痛恨你们的尖酸！因为我知道，人情原是冷暖的，世态原是炎凉的！同时，我更会效法耶稣的大智，宽宥你们的愚昧！是的，你们是井底的青蛙，你们是近代文明中的渣滓，你们又那能知天地的高大，又那能辨别出世界的真实的面貌？」

「不过，你们对待一个曾经替你们服务了四年的教师，你们的刻薄，你们的尖酸，总未免太过份了！你们可以滥嫖，你们可以通奸，然而你们偏不容许男同事和女同事恋爱！你们果真是维护旧礼教的忠实的信徒吗？不，你们不过是自居在权威者的地位上，对权威的一种滥施！哦，为了这，你们辞退了我的校长的职位；为了这，你们威吓和挑拨离间了我和黛丽间的感情；为了这，你们更用尽种种毒辣的手段，企图把我从好友的胶园里赶出！这一切的一切，究竟为的是什么的呵？」

「哦，别了，别了你这K镇上一切的人们！别了你这K镇上的斐力斯丁！时光是无情的批判老人，让你们在未来的事实的面前，听受着他的无情的批判罢！」

时钟敲过了三下，窗外的夜风正急。忽然，隔壁间，咣咣的木屐声响了。我知道，这是阿森！

「阿森，天还没亮呀，起来干吗？」

「睡不着啦，柯先生！」接着，他走到我的房间里来了。

「柯先生，原来你还没有睡哩，真用功啊！」一边说，一边向床沿坐下。

「是的！」我站起来打了一个呵欠。

「吓吓，是不是在想着中彩票的事啦？」

「不，我常是这样！」

「是的，读书人是要用功的！」阿森从衣袋里摸出一根半截的纸烟，撮在嘴唇上，再把一枝洋火柴点着，说：

「恭喜柯先生，就要去留学了！」接着又说：

「柯先生，将来发迹了，可不要忘了阿森的啊！」

「准不会的！」我笑了一下。再反问他：

「阿森，头家不是也要给你的钱吗？你将要打什么主意好呢？」

「就是啊！我刚才躺在床上，一直地想；没睡着，就是为了这事！」半截纸烟，这时候只剩下齐在手指头的一点儿了，可是他还舍不得把它丢去。

「那么你究竟怎样打算了呢？」我望了他一眼。

「吓吓，那里有什么打算，不过笨人也有笨人的想法就是。我老实告诉柯先生罢：最初我打算把这五百铢拿回唐山去买田地，做回一个农夫，干回我的老业。你知道，出门过番，怎样总不比在家乡的好啦！可是后来一想，唐山的地方不平靖，到处还在闹土匪，打仗！不成，还是稳重一些好吧！于是我打算把这五百铢拿来放债，加三利，利上生息——哦，柯先生，这是镇上的放债人和借债人通行的办法，不瞒你说！这样，三年过后，我就有一千铢的啦！六年，八年十二年过后，我便也可以做头家了！可是后来一想，现在的人心不可靠，借钱朋友，取钱冤家；也不成，倒是不要贪这小利的好。于是最后，我决定还是听头家的话，做小卖生意，开一间咖啡店，收买一点椰干槟榔，就是这么着罢！」

「不打算讨老婆吗？」我笑着问。

「吓吓，讨老婆，现在还谈不到啦！将来有了钱，还怕没有

老婆吗！柯先生，你说对不对？」

「对！你倒会打算哩！」

「那里！这是笨人的笨的想法！」

「头家自己有什么打算呢？」我突然转换了话柄。

「哦，有的！我还忘记告诉你！头家打算把锦云教到大学毕业，将这笔款子存放在银行里，自己想到红毛祖家去见见世面，回来的时候，他要把头家娘的坟墓，修理得好好，并且要拿出一万块钱来，修桥铺路，替儿孙积些阴功。吓吓，柯先生，象头家这样的好人，世界上真是少有的啊！」

「唔！」修桥补路，替儿孙们积些阴功，季常突然间会有这样的思想！他原是一个治社会科学的人啊！

「头家为什么想起要修阴功呢？他不是素来反对拜鬼神的吗？」我淡淡地问道。

「就是的哟！不过鬼神的确是有的，头家到如今才明白过来。柯先生，你有没有忘记：头家娘死的时候的一句说话？她说，她死了以后，头家是会发财的。现在这句话，不是应验了吗？刚才头家在喝酒的时候，提起这件事，他差不多要掉眼泪了啊！」

「唔！……………」

抬头一望，窗外洒遍着月影朦胧，天上的繁星，一个个映着亮眼，她们是在向人间散布着妩媚的啦！

「当！当！当！当！」时钟敲过了四下了！我开始感觉到有点倦意；阿森也接连打了几个呵欠，我们不约而同地说去睡；五点钟天亮，仅仅剩下一个钟头了啊！

第二天，六点钟起身，便到屋外去等季常回来。晨风吹拂着毛管，身上觉得有点微寒；加之昨晚只睡两点钟的觉，眼皮儿也觉得有点睁张不起；然而，一心望着季常回来，报告好消息，这一切，都不能十分困倦我的心情。

远处，一辆脚车，铃铃铃地来了！是的，这正是季常回来了，立刻迎上前去，彼此一见面都微笑起来。我们来不及讲话，只默默地走，他扶着脚车，我打着背手，祇一刻，便到了门首。

「哥！」锦云放开着笑脸，眼缝挤成了两条线。

「头家，早啊！」阿森也从他自己的房间里钻出来了。

「吓吓！」季常和着外衣，倒在帆布靠椅上。

「昨晚怎么样啦？」他望着我说。

「睡不着，我们一直谈话，谈到快要天亮！」阿森抢着替我作答，可是锦云即刻应声说道：

「那里！我是睡得好好的啦！」

「钩章，我们空喜欢了一场的啊！」季常把眼睛瞟着我，再瞟了锦云和阿森一下。

「嘎！」我简直要叫将起来，心儿已不知掉到什么地方去了！我感觉一阵晕眩，眼前变幻着许多小火花点子。我勉强把身子支持；再打量一下锦云和阿森的样子，呵，可怜她和他，更变得很痴呆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我问季常。

「吓吓，说起来简直是滑稽！枉然花掉了父亲几千块钱，换来了一顶学士帽子，不料连一张收据上的英文，都看不通啦！」

我仍然不懂他的说话，他继续地笑着说：

「阿森回来，我再和詹校长夫妇说笑了一顿，后来还是詹校长揭露这一幕滑稽剧。他要我把都柏林发来的信儿给他看，哦，原来那是一张收据！」

接着，季常从西装裤袋里，挖出一张票头给我。

长方形的美丽厚蜡纸，纵和横大约是七英寸与三英寸半之比，周围印着五彩的花纹，正面的中间，有一个洋士士模样的小半身像儿，再把底面翻过来，是一小行一小行的蟹形文字，其中

有一个圆圈，象一枚铜子，可是瓜分为七八小块，每一小块里，印着一个数字。季常指着一字说：

「你们瞧，我就是上了这枝红铅笔箭头的当啊！」

于是大家聚精会神地向着他所指的地方看，果然工字部上划着一红铅笔箭头，笔头的一端，正指着在「*Number One*」的这两个字上。

「我以为*Number One*，就是头彩的啊！」季常把右手握着拳头，在左手的掌心里，击了一下。

大家都鸦雀无声，屋内充满着一种冷静得可怕的空气。突然，季常象疯了一样，在我肩膀上用力一拍，接着便：

「哈哈哈哈哈！」地大声笑将起来！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日脱稿。

（载一九三七年七月六——九日「狮声」）

给「炮手」同事

从同学的报导中，得到了你的长远沉寂了后的消息，说是你已实现你的志愿了——当炮手去了！这消息，是如何地震撼了我的心！我兴奋，我欢狂；同时，我又感觉到一阵沉重与惭愧，一阵痹麻的寒冷，直抖到双足跟！

周围是几十位同学，她们都和我一样地兴奋、欢狂。一朵朵笑云，堆满着她们的脸；一阵阵赞扬声，嘈杂着大礼堂！但，由于年龄与心境的不同，她们似乎缺欠着我的那股「同时」的心情——那股一阵沉重与惭愧，一阵痹麻的寒冷直抖到双足跟的心情！

哦，年青的同事，你是多么的可敬！在此时，在当地，抗敌的风云，叱咤着八月里的风光，轧轧的敌机，威胁着首都——南京城，你毫不犹豫地加入了炮队作战，准备把满腔忿怒，满腔热血，答复和洒向凶残的敌人！年青的同事，你的确是多么的可敬！

什么力量在推动着你的热情？什么力量在促进着你这决心？我知道，你是不大爱讲「理论」的，你是一个注重实际的农科大学院的学生；只是亡省的痛苦，亡家的痛苦，敌人的狠毒，敌人的凶焰，这一切的一切，在推动着你的热情，促进着你这决心。然而，这并没有损害你的价值，并没有足以使人疵议你的地方，

你的壮烈，与那擎着「理论」的明灯，敢于去作壮烈的实践的人们，一样的可敬！

是的，大好锦绣的故乡，让敌人的铁蹄蹂躏；足食丰衣的家庭，让敌人的炮弹击毁，只身逃到关内来，又尝够了流亡的滋味。一样的黄帝的子孙，两样的不平的待遇，于是在这样之下又辗转从江南漂流到南洋来了！二十二岁的年华，浸透了凄凉的身世；青春年少的额上，刻下了愁苦的条纹。这叫你怎能不对敌切齿痛恨？怎能不怀着一颗炸弹一样的心，等待着机会向敌人轰炸呢？

我分明还记得，是第四个「九一八」纪念的那夜，你沉静躺在钢丝床上，默默地思念。思念你的可爱的故乡，沦落在敌人的手中，四年了！思念着你的双亲姊弟，天南地北，挨受着苦头，四年了！更思念你自家儿，困处在这荒绝域，不见着家乡和亲人，四年了！虽然你不曾对着我流泪，可是我看出了你的那一对炯炯的双眼，含着两泡晶莹莹的泪水。最后，你终于申诉了：

『这日子怎生得受？亡国痛苦我还没曾领略过，亡省亡家的痛苦，我已受不了？』

『老刘！你知道，炮击沈阳城的那夜，敌人是无所不用其残酷破坏的手段的。隆隆的炮声，就象是雷鸣，熊熊的火光烧遍了天边，我们是在震动着的长夜里，过着蛇样爬行的时间的。一到天亮，校门口拥进来一大队日本兵，明晃晃的刺刀，凶狠狠的面孔，对准着我们的心胸，一个个搜查了过后，我们便被靴头和枪托，驱出校外了！』

『当我们走到街心，又是一群群，一队队的日本兵，用着凶恶的眼，打量着我们，枪刺在肩头上发着闪光。所有的店铺，都紧紧的关着门。尸身污血，隔不上两三步，又是一具，一大块；这些都是被刺刀惨杀了的老百姓！还有八九岁的小孩子、女学生、』

老嫗、孕婦，也都遭受着他們的血的洗禮，這更其是多麼殘酷的事啊！

『我們因為是教會學校的學生，总算還僥倖，逃出了他們的槍刺，然而此後我們再不能看見父母一面。一個小皮筐，几泡酸辛淚，黑夜里把我送出沈陽城，我便失去了快樂的故鄉，快樂的家了！

『現在，我漂流在這裡，爸媽仍然在故鄉受苦，弟妹雖則僥倖還讀書，可是，可是受的是亡國奴的教育！』……

這雖是一個簡單的申訴，這雖是一個片面的景狀，亡省亡家的悲慘與痛楚，我們是也夠領略到好幾分了！

『失地終歸是會收回的，忍耐些！』我記得，當時是這般地安慰你說，却不料你的感情更越激了：

『哼，失地終歸是會收回的，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日啦！南京政府，雖然天天說抵抗，可是這抵抗，是五十年後的大犧牲！』

是的，回想起當時的中國政治環境，的确是令人失望，尤其是你們這些『身受』者啊！

『不要灰心！我相信，即使政府不改變態度，民眾自己也會暴發出抗戰的！』我仍是安慰你的話兒。

『唔，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一定當炮兵去！』

現在，『那么一天』，畢竟到了！人民改變了政府，政府領導着人民實行抗戰；而你也實踐了你的諾言——當炮兵去了！這一切，顯示着民族的前途之可以樂觀，顯示着抗敵的最后勝利之可能獲取！

哦，年青的同事，你的確是多麼壯烈可敬！

听说密斯郑，也加入救护大队工作去了。这事件当更能增加你的抗敌的热情！在过去，她的性格，似乎是很软弱的？我和她同事一年，我怎也看不出她会有那种须眉气概！然而现在，她干

起来了！她勇敢地走出学校冒赴火线，在炮弹炸裂下做起救护工作来了！当我们得到这消息，我们同样地欢狂了一阵！吓吓，谁说南洋的姑娘只知讲爱情呢？谁说南洋的姑娘只知跳土风舞呢？在一个暴风雨的旋律之下，在一个空气震荡的空间，热情的南洋姑娘，是更会容易给激发出热情，更会容易给燃烧起热情之火，一致奋起的啊！

此刻，我在幻想着你们会有这么一幕：

你的头额上绑着的白绷带，一只手腕给吊在大胸前，躺在一间伤兵室内的一张白床架上，你的神志很恍惚，陷入半昏迷的状态中。突然，一位白衣女郎，头上缚着白红十字布巾，出现在你的枕旁，她用着妩媚的姿态，含情脉脉，象慈母一样的柔情，轻轻地，抚摸着你的伤势，这才使你从迷朦的状态里，苏醒过来。于是，你微微地把眼光张开，你惊奇，你欢狂；原来这正是密斯郑啊！可恨伤势压住了你，不能挣扎起来，使得你的动作与感情不能合拍，你只能伸出你的另一只手臂，那只幸喜未给敌弹所袭击的手臂，握住了她的腰身，说：

『这……这……这不是一个梦吗？』

于是这之下，她告诉你，这决不是一个梦境！她告诉你昨夜那一场恶战，炮火是怎样的猛烈，你怎样的倒卧在血泊里，又怎样地给她和同伴把你抬回到这里。接着，她更告诉你千万不要焦急，不要烦乱，你的伤势虽颇重，但是医生刚才说过，在静静的一度调养之下，是会很快好起来的。好起来，你再上前线去杀敌！……………

于是，这之下，你俩全陶醉在爱河中了！

哦，这是战士所特有的幸福！这是战士所应得的酬劳！在你与密斯郑的这一关系的场合，这特有的幸福，这应得的酬劳，反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

愿天下有情人成战侣！

说到我们，依然活动在这个角落里，让粉笔灰儿渐次地毒杀着自己的生命！虽然青春之火，有些尚未被燃烧尽，虽然这一神圣战争的开展，也有些在胸中奔放着热流，然而这一切的一切，都似乎是不坚实的。在这热流里，渗透着许多复杂的心情，一些「世智」的观念，做上了「世智」的奴隶，恐怕这热流永远发不出光焰，永远在行动上落在你的壮烈的行程的后面——这是中年人的悲哀，生活与环境的锁枷之下，必然感受到的没落的命运。要奋起，除非有勇于拆毁这锁枷的决心，冲出这栅栏，跳出这「现实」的圈外！我们在等待着：我们会有这一事实的推移到来！

今晚在赞颂了你的那一场话后，有一位同事这样慨叹地说：

『唔，而今我才理解得二十几岁的青年，的确有着一种二十几岁的青年的特征。这特征，是痛快，是干脆，是泼辣，是毫不留余地！这些特征，表现在平时的行动上，便是「重然诺」，「做了再说」。这些特征，表现在非常的行动上，便是「肯牺牲」，「视死如归」！而今我才深深的认识了他们，深深地认识了青年的特征！』

这调子，你觉得太高些吗？其实是不哩！大凡一个人，能够意识到他自己的缺点，或者说，能够发觉出自己的人格之分解了的痛苦，这些人，在道德上，算是很真诚的；在未来的「转变」上，也仍有着他们的希望。最怕是一些「口是心非」的中年人，他们的嘴巴上说得怪漂亮，简直就要把自己捧作是天神或圣人，而骨子里却尽是一副卑鄙可怜的灵魂，这些人，才永远没有前途，永远不敢在太阳光底下走的！你的那几位同事，似乎还不至于糟到这般可鄙的地步！

战地的消息，传播到这里，侨胞们，是一致地鼓舞兴奋的！

这是前此所没有过的可喜可贺的景象。这是北国政党大团结的唯一的反映！几年来政府所标榜的「精诚团结」，所揭櫫的「共赴国难」，到现在才使人真切的感觉到「名副其实」。这几日来，「筹赈」的声浪，响彻着各地，上至头家，下至苦力，老至耆耄，少至幼童，差不多没有一个不「慨解义囊」，「踊跃输将」的！我们幼稚园的学生，把「扑满」都捐了出来。麻坡有两位小兄弟把卖香烟的钱充作捐款。这热忱，这义声，我相信你在战地听到时，该是如何地欣喜？如果再把这消息，传布给你的战友们知道，他们又该是如何的兴奋！

让我们全国上下，海内外，前线后方，一致地密密切切地团结起来！

但这里也有一些不幸的因子，似乎在开始氤氲、散布着。那就是一些过分的「乐观论」或「悲观论」的调子。过分的「乐观论」者说，我们打了胜仗，在上海，在南京，我们的抗战的前途，是无限的光明底的！而过分的「悲观论」者呢？他们却只有意识到敌人的武器，于是他们说，抗战的前途，是岌岌底的！这两种论调，出发的观点虽不同，所患的严重的错误病症，却无二致。而且前者的说客，在某一战役下我方如果失利时，又会与后者「同一鼻孔出气」起来。所以实际上，这两种论调，又可以把他们「合一炉而冶之」！

真正的爱国的信徒，不，真正的抗战的信徒，是应该认识「全面战争」的意义和价值的。「全面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是每一个中华民族份子，在中华民族的一定的领域内，最后都有正式武装或非正式武装起来的神圣的任务！这样的战争，是建筑在游击战争的基石上的。这样的战争的胜负，是决不能在三数月内有把握的。这是弱小民族对帝国主义者进攻的唯一的战术！失却这一认识，是会茫然于中日战争之估计的，而在中华民族要求

解放的途径上，也便会成为了一些危险的因素！

无疑义的，这些『不幸的因子』，过分的「乐观论」与「悲观论」，是需要急切地加以澄清才行。这责任，是南侨文化人唯一的责任，这责任——是需要他们从速起来履行！

哦，亲爱的「炮手」同事，最后让我们说一声「再会」！致一个全民族抗战的革命的敬礼！

（狮声·一九三七年八月廿三—廿四日）



福建的暴风

当成功读完了他的父亲的招降信以后，便立刻把它扯得粉碎，大声怒骂道：

『老贼，你还想误我！……』

他看一看地面上的碎纸片，紧紧地咬着他的下唇！随即从太师爷椅里站起来，紧握着拳头，往来踱着；心里想，他的父亲，实在是太无耻了！

『哼哼，身为朝廷的命官！朝廷有什么对你不起？就值得去出卖祖国，投降满清吗？这和吴三桂，洪承畴那般乱臣贼子，有什么分别？……』

『哼哼，母亲的仇恨，也不再说起了！可怜她，活活地被满清的将官奸死！此仇不报，还算是做丈夫的吗？这怎能对得起母亲在地下的阴灵？……』

『哼哼，自古以来，只有父亲教儿子尽忠报国，那有教儿子反叛降敌的道理？只有父亲教儿子尽孝，那有教儿子去事杀母的仇人的道理？这老贼，的确是利令智昏，荒谬绝伦极了！……』

接着，他又想起，黄熙元那个反贼和他的父亲早通曲款的事情，以及这次的事变，完全是他的父亲对敌人妥协的结果。当敌人渡过浙江，大举进攻福建的当儿，他的父亲扬言抵御，而实际上却将水陆防兵，完全撤退，以致敌人得以长驱直入，把皇帝活

活地处死，故乡白白地沦陷。现在，这老贼又要来劝诱他投降，教他学自己做汉奸的榜样……。想到这，他立刻掉了几滴热泪！

『老贼，我与你誓不两立！』

他把拳头在左手掌心里痛击了一下说道。随即回转头来，把儒衣儒冠脱下，掷到远远的「看床」旁边去，再去换上一套短装，象一个农夫模样，叫家丁来吩咐道：

『你去叫陈辉他们来，说我有要事跟他们商量！』

陈辉他们，一共有几十个人，大半是一些二十几岁的青年农民伙子。他们组织了一个「打场」，也就是所谓「讲武庄」，成功和他们，是十分谈得来的。本来，他和他们之间，是绅士与平民，地主与佃农的关系；但是成功素爱和他们来往，很同情他们，很帮忙他们，特别是关于减租的事情，他常和他的父亲力争。因此，他们彼此间，便变得更加要好起来。成功对他们，无形中，起了一种领导的作用。这是沙漠中的一个奇迹！他的父亲常骂他有辱身份，不受教诲！

家丁走后，他便将儒冠拾起，泼上火油，堆在大厅中间，再点上了火，便烟雾弥漫地烧起来了。

他默默地望着这景象，默默地苦笑！

大厅间挂满着字画和条幅，上下左右，莫非是大人物的手笔，其中有的是摘录陶渊明的诗句，有的是摘录宋人的语录；还有的是从「离骚」和「正气歌」上摘录下来的。所有的上款，都是落的「芝龙平国公大人雅正」或「芝龙总兵麾下嘱笔」等字样。当成功偶尔抬头，看到「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及「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这些字句的时候，他不禁呆瞪着他的父亲的名字，冷笑了一声，说道：

『好一个哀民生之多艰的平国公大人！好一个时穷节乃见的总兵麾下！这真是要令人长太息以掩涕了！……………』

一会儿，陈辉他们拥进来了。他们看着成功的这一付模样，他们看着大厅中间的那一堆将熄的火烟，觉得这情形，的确有点异样，他们都没有出声。

『陈辉，你们来啦！你们今天，一定会觉得很奇怪的吧？』成功向他们打了一个招呼，开始说道：

『是的，你们看，我穿的是你们的装束，这一堆火烟，就是我平时所穿的衣服，就是读书人的衣服，我现在已经把它烧了！……』

『不过我这样的做法，是很对的！我们读书人，实在太不行了，我们的口头上，满是忠孝节义，满是礼义廉耻，满是讲人品，满是讲气节……；可是，实际上，大半却都是不忠不孝，不节不义，无廉无耻，人格堕落到地狱底下，一点儿人气都没有的！……你们看罢，秦桧和张邦昌，吴三桂和洪承畴，他们都是一朝的大读书人，一朝的高官；可是他们都做上了汉奸，卖国贼，走狗，把祖国的河山，送给了我们的仇敌！……现在，我的父亲，你们的大老爷，也去投降满清鬼子去了！而且，而且他还来信，叫我也象他一样去投降，那么满门富贵，骨肉也团圆了！……』

说到这里，成功的怒火，又从心上烧起；同时，几十个青年农民的心，也跟着紧张起来。

『那么，郑少爷打算怎么办呢？』陈辉立刻问。

『怎么办？我打算反抗！我把读书人的衣服烧掉，就是为了这个！我把你们大家请来，也就是为了这个！』

于是几十颗心都笑开了，几十人的血液，更流得迅快，接着是一个粗暴的声音响道：

『要是郑少爷反抗，我们一定帮助你反抗！』

『是的，要是郑少爷反抗，我们一定也反抗！』

『是的，我们一定也反抗！……』

大厅中，立刻交响着许多粗暴的声音。

『谢谢诸位！』成功很庄严地说道：

『是的，我们都是大中原的国民，我们不能让满清来压迫我们，我们不能做满清人的奴隶，我们要反抗，而且要一直反抗到底！』

『对的，我们要一直反抗到底！……』

于是他便把反抗的计划向大家报告。他说，厦门是福建的沿海重镇，距离内地不远，进可以战，退可以守，这是一个必争之地，所以他们将来第一步就要夺取厦门。他又说，抗清的战争，应该要采取游击战的方式。那就是一忽儿在南，一忽儿在北，一忽儿侵扰沿海，一忽儿深入内地，这样的出没无常，一定使敌人没办法的。而且满清军队，都不习于水战，这更是敌人一个致命的打击。最后，他说，他打算把他们分作两部，一部跟他到南洋去活动，一部留在这里作策应的工作。到了相当时机，便会合起事。这一切，大家都听得非常有趣，非常兴奋。于是接着便是抽血，立盟，高呼，痛饮。……

一个狂暴的巨浪，就要从这里卷起来了！

（狮声·保卫华南特辑·一九三八年五月廿六日）

恭贺新禧

「明天就是新年」！

他想起了这，心里头翻起了十百倍的难过。他的心，好象有点肿胀；他的血，周身流得更快；他还听得见心脏的卜卜的跳声，觉察到面部，耳根，一阵阵的发烧。他的感情，给升到华氏一百度了。

他想，他为什么还要停留在这么一个可憎可恨的地方？为了金钱吗？四五年来，东奔西荡，不单是没有积蓄，显见得眼前就要没有饭吃。他失业了！为了女人吗？那更笑话。虽则自问自己的学识未必差于别人，可是谁会爱上你这么一个人呢？为了名誉吗？一个大学出身的资格，赢得的是「卖粉条」过活的名誉，还有什么名誉可言！再说，现在是连「粉条」也没得机会卖了，不久更得顶上一个『无业流民』的头衔。提起来，越发的伤心的事情！金钱，女人，名誉，在这几件都没得成就，这就叫做人生，叫做生活！他想到这里不禁掉了几点热泪！

是的，在四五年前，当他南来的时候，他是多么富有朝气的一位青年！他从江南那儿的一所大学校园里，因为穷，被撵了出来，因此他的计划是，先做两三年事，便可以弥补这个缺陷了。而且，用自己的力，出自己的汗，撑起自己的生活，完成自己的学业，比之那些靠祖宗荫读完大学的人，是何等的值得骄傲自慰啊！

然而，天公毕竟是惯爱和穷苦青年捣蛋的，他因为缺乏更好的资格，缺乏有力的乡亲，他一直过的是平民学校穷酸教员的生活。于是志气渐渐被磨折下来，朝气渐渐变为暮气，他因循，他苟且，他无聊，他苦闷。他虽则还没有堕落到走花街柳巷，还没有堕落到沉醉在牌间烟窟，然而投海自杀，跳楼自杀的念头，却是打过不少次数的。现在，他又给育青平民学校的校长排挤出来，为了安置他的一位快要某某沦陷区域出来的小舅子什么的。岁暮思前途，旧恨新愁，一起涌上心来，这叫他怎么不黯然坠泪呢！

「何昔日之芬芳兮，今直如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他偶一低吟到屈子的这种心声，他的热泪，更是不可遏抑地掉将下来了。

隔壁房的那几位旅客，不时传过来一种欢狂的笑语，他们在叙述着游艺场里的所见所闻。他们在品评着那个女戏子的面孔漂亮，乳峰高耸，甚至连臀部怎样怎样，都毫不遗漏地被描摹了出来。他们陶醉在梦里，他们在火山上跳舞，他们更不知道在他们的邻居房里，有着一个被生的主宰所遗弃的幽灵。

一边是荒淫与无耻，一边是伤感与徬徨。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还有着这么一个角落的存在啊！

『明天就是新年！明天——就是——新年！』

他低徊地咀嚼着这些字句。……

突然，他从帆布靠椅里站将起来了，他的眼前似乎闪来一股光芒，他挺了挺他的胸膛，他的灵魂在开始叫道：

『到西北去，到西北学习去！』

是的，到西北去，这是多么热烈，多么流行的一种呼声？他想象到那儿的传奇式的精神，想象到那儿的泼辣而紧张的生活，是火花，是生命力的最高峰的表现，他的全身兴奋得颤动了起

来。他更回头看一看目前这可憎恨的地方，自己这一付可怜的可卑的脸相，他恨不得腋下立刻会长出两只羽翼，立刻飞到那广漠的充满着原始气息的窑洞的所在！于是，他立刻又想起他的友人斌了。

友人斌，是那么一个坚强伙子，十年前的洪流里，有过他的份儿；如今，他又在这儿活跃起来了。他们的相识，是远在二年前的事。他们曾经在一个学校里共事过半年。他们在意识上，原是不大相投的，但对方似乎并不强调这点。每次当他苦闷到无可奈何时，友人斌，总会向他提出一些真挚诚恳的劝告。现在，他在这里的一个社团里，据说是负起一份相当重要的工作，去找他办理到西北去的手续，可能会有一点办法。

但是当他一想到今年二三月间，友人斌向他征询意见，要他加入他们的那个社团，他的那一种漠然冷落的态度，给予了对方以极大的难堪时，他又觉得有点那个！同时，他更想起三四个月前，另一个友人要求斌设法介绍到西北去，斌对他的那严正的批评时，他更觉得简直有一点渺茫！斌说，到西北去的动机，要是满足一己的好奇心，或是为了痛快，那是绝大的不应该的。工作的积极性，决不是根据于一己的好奇心理，乃是从一定的观点和认识获得的。为了痛快，尤其是可笑的事。痛快在什么地方？它在工作的主观上，是并不存在着的。工作的意义，原本包含着「困难」与「克服」，所以痛快是莫须有的东西！那么，现在他自己，又能够对斌说些什么呢？……………

他从刚才极度兴奋的想象里，重新坠入到灰色的悲哀圈里！

『明天——就是——新年！』

他黯然地，躺回到帆布靠椅里去。

（载南洋商报一九三九年新年特刊）

第二辑

(杂文)



生活的掌心

孙猴子大闹天官，弄到上天的诸神都束手无策。幸亏西天如来佛，他的佛法无边，他在掌心里画好了一个五雷印，用着激将的方法，叫泼猴从他的掌心里打个筋斗过去，他便把掌心一翻，将孙猴子压在五岳山下，五千年不得翻身。这故事，大概许多人都知道的。

这是神怪小说的说教，毫不足以征信。然而在我们人间，却有一只类此的掌心，它具有着支配人间的无限的力量，它可以决定人们的意识的诸般相。这掌心，就是生活——生活的掌心。

我们常见有些公子哥儿们，目击着贫乏穷苦的现象，也会叹几声「可怜」，或者对着向他们求哀乞怜的乞丐们，也会掏一掏腰包，赐予他们一点物质上的恩惠；然而自己仍然围守在自己的生活圈里，无论怎样的同情与怜悯，到头来却不过是一些浪费。

我们常见好些小布尔乔亚的份子，嘴巴里说得非常动听，行为上却不能实践出来，于是形成了许多重的人格。自觉的良心上还会感受到「分裂」的隐痛，不自觉的便渐变为丧心病狂的骗子了。这是什么原故？生活的掌心有压住了他们，他们缺乏去转变他们的生活的勇气。因为已成生活环境，对他们太舒适了；或是已成生活环境，对他们尚有立足的余地，于是他们在言行上，便不能一致，便表现着矛盾与冲突了。

萧伯纳常反对现代的教育，说它只能够教人读书(*Reading Books*)，而一个人所需要的教育却是读人(*Reading Men*)。读人就是读生活，就是了解生活，也就是教人怎样去克服没落的生活方式。这话在中国，虽曾引起了较大的响应，然而真实能以实践的任务者，却似乎是很罕见的。

「如果你懂得前面并无去处，就从泥沼里爬了出来罢。」一句警语，这般的说道。

(载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星火」)



堂吉珂德与阿Q

堂吉珂德与阿Q这两个人物，不单是在人们的脑海里种下了深深的印象，尤其在人们的口头上，笔底下，常成为了嘲笑的引证。的确，在西万提斯和鲁迅先生的描摹与刻划里面，堂吉珂德的狂妄与盲动，阿Q的颓丧与卑怯，使读者会「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感动不已。

堂吉珂德表现了某时代西班牙的民族的特性，阿Q代表了又一时的大部份中国人的性格。二者虽同是成为了人们的嘲笑的引证，然而我觉得堂吉珂德却远胜过阿Q万分。

第一，堂吉珂德是意志很坚定的，始终忠实于骑士道的。他虽然错认了风车为巨人，可是他立志要和风车战斗的除暴安良的决心与勇气，确值得人们同情。阿Q如何呢？他要想「复仇」，便觉得革命是对的，直到他错投了路径，加入革命党而不得，便又诅咒「革命」，预备去告密。

第二，堂吉珂德是扎硬营，打硬仗的。他从来遇着的敌人，不管是势众或顽强，他总是挺着武器，跃马向前，毫不表示畏惧。阿Q呢？他和王胡子打架，辫子被对方扭住了，要拉他到墙上去碰头时，他却「君子动口不动手」地屈服似的央求起来了。

第三，堂吉珂德是爱护女性的。他为要完成他的模仿骑士的工作与使命，他勇往直前地去打救四轮马车里的女士，把两位托

钵僧赶走，接着又与 马车的扈从恶斗，掉下了一只耳朵。虽然这里又是一种迷恋骑士之风的错觉心理所造成，然而他对于女性的尊崇与卫护，却充分地表现出来了。阿Q 如何呢？他望着尼姑就动手动脚着，还要带着侮辱的口气说：「和尚动得我动不得？」极力卖好于一般观众。

归结来说，唐吉珂德有极端的性格，阿Q 是中庸型的人物，极端式的性格只要走的是正路，自有它的光明的前途；中庸型的人物呢？永远是庸庸碌碌，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给人家做一辈子的牺牲品。

（载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星火」）



悼鲁迅先生

(上)

「鲁迅先生死了」！当这恶耗传遍各地后，我相信，祇要不是叭儿狗和「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的人，他们是没有不象是在晴天里受到霹雳，或者冷水从脑门上一直的浇到脚跟下，同声哀悼着说：「未悬太白，先坏长城！」「彼苍者天，曷其有极」吧！

是的，鲁迅先生，岂止是中国的文豪，岂止是中国的 高尔基；他是在世界上——国际上也已经闻名了的！于是，他这一死，不仅是中国一个国度里的悲哀，凡属地面上，只要是展开着两种斗争的角落里，都会感受到类似的损失！

置鲁迅先生于死地的，是「病」和「压迫」！这恰象是两条孪生的毒蟒蛇，把鲁迅先生紧紧地纠缠住，以至于他最后一次微弱的呼息！

「病」是由努力写作得来的，也就是努力为勤劳大众服役而换来的结果。他患的是肺癆病，这是一种无药之症；一直到现在，即使是世界上最有名望的医学家，也还没有发现一种根本疗治的方法。这病症，伴着鲁迅先生的历史是很久的，在鲁迅先生向着写作的方向转变后，他便渐渐地跟他发生了关系。是的，作品是心血的结晶，这我们只要从他那十余年来的作品的产量上——翻

译，著作不下三四十种——予以观察，便可以想象到他在其间是呕了几许的心血，更何况不幸生而为中国的文人，生活毫没有保障，肺病病菌，更容易侵入内脏，又何怪乎鲁迅先生之终会被「无药之症」所摧折呢？抑尤有进者，即使在最近的病中，鲁迅先生也还忘不掉他的工作，他在「中流」上这般地说：「从去年起，每当病后休养，躺在藤椅上，每不免想到体力恢复后，应该动手的事情：做什么文章，翻译或印行什么书籍，想定之后，就结束道：就是这样吧——但要赶快做……。」哦，鲁迅先生的忠实于写作和大众的生活如此，我们更不必诧异他之所以有今日也！

除了「病」的原因，我们便当数到「压迫」所给予鲁迅先生的恶劣的影响。贤明的当局，尽可以在强敌的枪刺下，节节的退让；可是对待他自己的家奴呢，无所不用其残酷和毒辣的手段了。绑匪式的架捕作家，始皇式的活埋作家，甚至当场从五层楼上，把作家掷到街心的惊心动魄的事件，都可以干出。对待鲁迅先生呢，是二万元悬赏，沙皇那支蛛蜘蛛的瞧不见的线，现在是出现在「皇冑神裔」的地面上了。它从追过高尔基的经验里，袭取了若干过来追随着鲁迅先生：限制了他的自由，摧毁了他的健康，把他从「光天化日」之下，逼迫到没有阳光的「地底下」去了。于是鲁迅先生的「无药之症」，便更急剧了起来；于是鲁迅先生的「天赋年岁」，便更缩短了起来。呜呼：「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实由我而死」，这究竟是对不对呢？

哦，「病」与「压迫」，恰像是两条孪生的毒蟒蛇，把鲁迅先生紧紧地纠缠住，以至于他最后的一次微弱的呼吸！

（中）

充满着鲁迅先生一生的，是反抗和战斗的精神！他是「莱漠

斯」，是「野兽的奶汁」所饲养大的，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层的贰臣，而同时又是一些浪漫帝克的改革家的诤友！可是他的反抗和战斗的精神，是如何地发生成长成的呢？

辛亥革命的前夜，士大夫的子弟们，有的是「维新主义」的党羽，有的是「民权革命」的同人，鲁迅先生也是士大夫阶级的子弟，他便采取了后者的一条途径。可是他不久却走出了士大夫的阶层，深深地感觉到士大夫的种种的恶劣，他诅咒他自己的过去，竭力要肃清这个「肮脏茅厕」了。

辛亥革命之后，大家都懂得「革命」是失败的了。同时，中国的思想界，也闹了第一次的分裂，即所谓「国故派」和「欧化派」之争。鲁迅先生的参加「思想革命」，也就在这个时候开始。他在「华盖集」里告诉我们道：「我思想：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大家渐渐地死下去，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世上如果还真有要活下去的人，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咒诅的地方，击退这可咒诅的时代」——（华盖集）。

「五四」运动之后，他对白话文运动的变节领袖——如钱玄同辈，则加以无情攻击说：「这实在使我打了一个寒噤，……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而许多青年作者，又在古诗词中，摘些好看而难懂的字面，作为变戏法的手巾来装璜自己的作品」（坟）。因为那时钱玄同辈说，「三国演义」那样的文言白话夹杂的「语言」，就是「合于实际的模范」，理想是不可以过高的。

五四运动时期，一般人，甚至于改革者的思想，都在「一致对外」的口号之下，多少忽略了改革的努力的同时开展，于是鲁迅先生就提出这样的质问：「然而中国有枪阶级的焚掠平民，却向来不很有人提出抗议」——（华盖集）。

回答这个问题的是五四之后的巨大的群众运动浪潮。运动是在进展到新的阶段，「死者遗给后来的功德，是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战斗」。（华盖集续编）。这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就必须打倒这些阴毒的东西——即专为权贵文饰丑恶的山羊式的文人——就不再是请愿，而是「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的愈久，就要负更大的利息」。（华盖集续编）。

一九二七年以后，鲁迅先生的思想，是再踏进一步的了。他从进取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群体主义。

「九一八」事变以后，一直到现在，他的战斗的姿态，更是前进的了。他能站在战斗的前线，站在自己的哨位上。他一方面要负起反抗黠武主义者、法西斯的使命，一方面又要负起肃清无抵抗主义的毒焰的责任。历年来的战斗和剧烈的转变，给予了他许多的经验，许多的感觉，使他锻炼成了一位勤劳大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勇猛的战士！可是现在，不料正当这斗战开展到「白热化」的时候，这位勤劳者的真正的友人，勇猛的战士，竟以「溢然而长逝」了！

（下）

怎样纪念鲁迅先生？我觉得，一句话，是应该跟从他「学习」。

第一是他的人生的态度。鲁迅先生的人生态度是什么？就是敢于正视「现实」和暴露「现实」的勇气。他看不惯环境的恶劣，他看不惯周遭的黑暗，他又不愿意替现实当烟幕弹，于是他一向便鼓着喉头「呐喊」，揭穿了历来的卑鄙与黑幕。他说：「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的时候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

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坟）。有些人说，鲁迅先生是「三个冷静」的人，其实，翻遍鲁迅先生的「杂感文」，「阜利通」到处都可以感受到他的燃烧着猛烈的火焰，在扫射着这腐烂的黑暗现实的啊！

第二是他的战斗的方法。鲁迅先生的战斗的方法是「要韧」。「韧」是「持久战」的意思，也就是「一口咬住就不放」的战术。一回儿「绝望的狂跳」，一回儿「萎靡而颓伤」，一忽儿「嚣张地狂热」，一回儿「捶着胸脯忏悔」，那不过是「小孩子赌气」罢了。打仗就得象个打仗样，要结实地立定自己的脚根，躲在壕沟里，沉着地应战，一步步的前进。所以「韧」的战斗法，又叫做「壕堑战」的战术。如果有时敌人用「激将」的办法说：「你敢走出来！」而你真的便走了出去，那末，这就象「许褚的赤膊上前阵，中了箭是活该。」这种人，大概都是不肯和不会「韧战」的！

第三是他的镇定的精神。鲁迅先生的背后，虽则是随着一支蜘蛛的瞧不见的线；然而鲁迅先生「处之以泰然」！二万元的悬赏，他知道的很清楚；女人的劝告，他一一的谢绝了。他仍然在上海活动，仍然在上海写作。有一位外籍记者，曾经去访问过他，言谈之间，也殷殷以谨慎为劝。可是鲁迅先生在表示了申谢的意思后，仍然是一副「冲逸」的神气说道：「我真是做梦也料想不到，我的头颅的代价，竟可以抵偿那么多的洋钿；如果拿来救济上海市的失业的大众时，便的确是很可观的数目了啊！」中国的历史上的血，不知道吓走了几许有「前途」的作家，然而鲁迅先生，却始终有着那么一股「蛮劲」——镇定的精神啊！

呜呼，鲁迅先生死了——鲁迅先生的继起者可将是谁啊？

（「晨星」·一九三六年十月廿五日）

葛莢之言

由于现阶段整个的政治局势的一种改变，文化界，显然也逐渐走上了合作的途径。这种合作，自然也象政治方面所显露的一样，并不是某一方压倒或利用另一方而成的形势；而是在全民族——特别是勤劳大众的一致要求抗战的条件之下，各方都能「精诚团结」的表现。这无疑义的，是全体华人（除了甘愿做汉奸走狗的以外），所热烈地欢迎和拥护的吧！

是的，我们得紧记住：「敌人之所最忌者，即我们之所最利；敌人之所最利者，即我们之所最忌」！

然而，这种理解或实践，在南洋华侨文化界的同人，似乎有些表露得「微有出入」。一般的说来，好些朋友们的思想或见解，原都是差不多相「一致」的；但是有时为了一点意见上的分歧，彼此便变得相敌视起来，太有「拔剑张弩」「势不两立」之势。这种现象，对于文化工作的形势，究竟是有害抑是有利的呢？这是我们首先要加以估量的。

自然，质疑和论辩，是值得提倡与推行的；尤其是在朋辈之间，更是值得提倡与推行。然而，这里有一个大前提：彼此的态度，都应当从「善意」出发。有价值的结论，决不是「谩骂」与「攻击」所能获得；「谩骂」与「攻击」，在质疑和论辩上，不但是无益，而且是有毒的东西！

其次，我们更须认识：一个人的思想与见解，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发生成长起来的，它们是他所经历过的教养和生活环境的反映，因此，在某一课题上的论争，有些地方，意见是必然的会引起「分歧」的罢？只要彼此都是有「良心」的文化人，只要彼此都是诚心为探讨真理而加入论争，这种的「分歧」，是值得让其倾吐出来的；且由此，必定更能进一步地达到所预期的意见上的「同一」的目的！

在专制时代，人们是最怕表示意见的，因为稍一不慎，便会招来许多的「无妄之灾」，于是结果中国便成为了「无声之国」。中华民族原是个「最优秀的民族」，然而事实上还在在不如他人，更受制于野蛮的强悍的国家民族，其原因，这种阻遏「思想自由」的笨举，实在不能不算是一个。我们反对专制，我们反对这种笨举；那么在另一方面，我们便不应该又造出一些新的阻遏「自由思想」的花样来才是！

旧的传统思想的桎梏，是渐渐地被打断了；新的传统的思想，却不能急急地造成。我们的成就，无论在那一方面，都是还幼稚的。我们应该让新的传统，在一定的自然的行程上，顺应地建立起来。因此，我们需要多方面的自由发展，需要多方面的怀疑的倾泄，甚至不管彼此站的是怎样的一种立场，不管彼此把握的是怎样的一种范畴，只要是「推诚置腹」的讨论，只要是平心静气的辩争，这些都无害于我们所要进发的动向。反之，倒更有利于文化事业的扩大的工作。

陶行知先生说得好：「真正的前进的青年是能够把老年人拉着也向前进的」。如果我们连同是青年都拉不着他们前进，这该是多么的惭愧。如果我们连同是青年因拉不着他们前进而遽施之以「敌对」与「攻击」的态度，这更其该是多么的惭愧。

愿南洋华侨文化界的同人，一致地予以注意！

（载一九三七年七月二日「狮声」）

谈「南洋作家」

重读完蒲风君的「六月流火」，使我想起在中国文坛上活跃的一些「南洋作家」——一些在南洋生长，或是在南洋有过相当时期的居留的作家。

第一，我想到的，是何家槐君。何君据说在英属马来半岛上住过很久。他是广东人，他的家庭并不甚好，也许还是较为穷困人家的子弟？这，我们从他的作品中，也可以推测到几分。现在，他在上海，已是个作家群中的矫矫者了。他的产量，很是丰盛。

第二，我想到的，是黑婴君。黑婴君本姓张。据说是广东客籍人氏。他住在苏岛地方很久，他从做教员的节省中，转回到上海暨大升学。他在苏岛时，就欢喜写稿。回到上海后，便渐次有作品出现在各种的杂志报章中了。他是个勇于投稿的人，他不怕碰壁，他的成就，于此似不无关系。

第三，我想到的，是斐儿君。斐儿君的姓名不详，据说他也是在苏岛做过长久的教员。他的求学的历程，与黑婴君颇为相似，他现在似乎还在暨大肄业？他的作品技巧与成熟的程度，比之黑婴君，似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还曾经在此间的前民国日报副刊上写过稿子，我们一核便知。

最后，得说到蒲风君。蒲风君本姓黄，原名不悉，他也是在荷属居留过的。从他的「茫茫夜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他是

在一九二七年后的那几年头里，「滚」到南洋来的？他是「南洋作家」群中最前进的一个，他在年前曾去过日本。「六月流火」便是他在日本时出版的第二部诗集。这诗集，有人誉之为「中国的史诗」。中国是没有过「史诗」的，这据余慕陶氏的意见是：由于中国没有过那种产生「史诗」的象希腊古代的伟大的客观条件——就是客观的社会环境。如果「六月流火」，的确堪称「为中国的史诗」；如果余慕陶氏的意见，的确值得首肯，那么中国现在是应该具备着那种产生「史诗」的伟大的客观条件了。

是的，中国，自从一九二七年以后，是急急地转入到一种「空前未有」的境地了。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这是一种伟大的环境！它有着许多可歌可泣可惊可叹的壮烈的事件，它孕育着新的中国将要产生的所应具备着的形态。然而这必得是真正的在这境地中战斗过的人物，才能够亲切的体味着，回味到的。蒲风君，据说他就是在这境地中，相当战斗过的人物！

南洋固然仍是个黄金耀花人眼的地方，南洋固然仍是个文艺的寂寞之国，然而，在北国文坛上开始崭露头角的从南洋归去的作家，却也大有人在的呵！

（一九三七年七月五日「狮声」）

不要让历史重演

「莎菲生活在世上，所要人们了解她，体会她的心，太热烈，太恳切了；所以长远沉溺在失望的苦恼中！」

——莎菲日记

的确，在一般心地纯洁，正大光明，刚入社会的青年，对于人们的期望和社会的希冀，以及急求人们和社会了解他们或她们的心，的确是象莎菲的一样：「太热烈」，「太恳切」了！然而得来的结果呢，却是：当你对人们的「期望」，越是「热烈」「恳切」的时候，人们便越是给你以虚伪，狡诈；当你对社会的「希冀」，越是「热烈」「恳切」的时候，社会便越是给你以误解，仇视；于是在「一再而三」以后，他们或她们，也就会象莎菲一样，「长远沉溺在失望的苦恼中」了！

其实，历史早已昭示了我们，人与人的关系，是跟着社会经济的关系，一天复杂一天的。在现社会的经济关系之下，人与人的关系，是冷酷的，无情的，撒谎的，贪妄的。大家的心中，都有一个过分的「自我的主宰」；大家的心中，都觉得「自我」以外的人们，都不可靠。于是，你便紧紧的提防着我，我也紧紧的提防着你，唯恐自己被人家骗卖，唯恐自己上人家的大当；由是或更进而想骗卖人家，想给人家上当，这叫做「若要便宜先下手」——象这种情形，怎能叫初出茅庐的青年们看得透，拆得穿

呢？怎能叫他们或她们，在接触了实际的关系之下，不感到深深的愤怒，深深的悲哀呢？

然而，人毕竟是「环境的动物」，人的智慧以及其「可变性」，也似乎比较其他动物，来得强些；因之一般青年们，在经过了那个「失望的苦恼」阶段后，为了要「生存」，便往往也「转变」了方向，「你诈我虞」地与前一辈人，「同化」起来了；因之人群社会，便愈陷入于「虚伪」，「狡诈」，「误解」，「仇视」的泥潭中了！

当前的现象，便是如此！

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白，社会对于个人的作用与力量；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白：改革社会制度与改革人心的工作，孰轻孰重？如果不是头脑僵化，或者是丧心病狂的人，我相信总是有他的正确的判别力的！

年青的人们，我们不必对这个社会希望太奢，也不必对这个社会悲观过分。希望太奢了会使得我们的失望加重；悲观过分了会使得我们的活力消失。我们要估量得准，把握得定。估量得准了，把握得定了，然后再用我们的坚定的力，「步步为营」地，向着前路去抗争！

哦，莎菲的时代死了，不要让历史重演吧！

（载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狮声」）

从高尔斯华绥说起

英国的剧作者泰斗之一，高尔斯华绥，在年前死去了。他的死，似乎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至少是在中国，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

其实，高尔斯华绥的剧作品，也是较伟大的。象已经译成了中文的那几种，如「银匣子」，「长子」及「斗争」等，并不比易卜生或萧伯纳的评价要低的吧？然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一个杰出的文学家之死，竟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

今天跑到图书馆去翻阅杂志，偶尔在某一本里，读到一篇郭子雄的「高尔斯华绥」。这是印象记之类的散写文字，其中有几处，使我感到有一录的价值。

第一是高尔斯华绥的性格。据郭氏说，他「以前虽则看见过高尔斯华绥，但从不曾和他亲近过。印象中，只觉得他是一个庄重的人，即所谓英国绅士的一种典型。今夜我同他握手，立在他的面前，和他谈了许多话，才觉得高尔斯华绥的态度，是和霭的，是诚恳的，而不是什么冷淡」。是的，有许多人是好从人的外观去推测人的，于是常会弄出错误来。其实，面善的就未必心善；面恶的未必心恶。有时倒恰恰相反，面善的心却很恶，面恶的心却很善。象高尔斯华绥之于郭氏，便是后者的例证；因此，我感觉到知人之不容易。我认为：最好是我们未经与一个人相当熟

悉以前，不要随便作任何批评的表示。因为这是有害无益的事情！

第二是高尔斯华绥的为人。据郭氏说，「高尔斯华绥对于慈善事业，是非常的热心的。凡有天灾人祸发生时，他都尽力的想办法援助；但他的动机，与一般慈善家的不同。他所有的，是人类的高贵的同情心。他的作品，每年在匈牙利的销数不少；但他念到匈牙利人处境的艰辛，便不禁将他在匈牙利所获的版税全部捐出，在匈牙利办一公共食堂，免费供给贫困无依的人。沾光者，据统计，一年中总常超出万数」。这使我猛想起萧伯纳的一句话来。他说：「我不愿舍施一文给人们，因为这是短人志气的事，多一个人被救济，便少一个人去做改造社会，即改造命运的工作」（大意如此）。彼此相较，我觉得高尔斯华绥是对的，而萧伯纳老翁，言辞虽觉犀利，但毕竟有点太冷酷，太做作了吧？

第三是高尔斯华绥对工作的态度，也是他对事业的精神。据郭氏说：「一九三二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落到了高尔斯华绥的头上，他领受了这一笔奖金，却全数捐给了『笔会』做基金。这笔奖金，论数目，合成英国币，约九千余镑，对于『笔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接着他又说：「高尔斯华绥与『笔会』的关系，自从一九二一年『笔会』成立时起，直到他的呼吸到了最后的一刻，他曾尽力负担着这一个运动的领袖责任」。这种大公无私，贯彻始终的工作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师事的。常见我们的领袖，大都把事业当作是投机的勾当，当作是替个人造地位的脚步垫。事业成功了，则自居首功；事业失败了，则委罪他人。一方面造成领袖的人格破产；一方面是使得一般人再不相信领袖。而公共事业呢，便在这之中愈益趋于堕落了。可胜叹哉！

（载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狮声」）

偶 忆

我一想起小学时代的生活，最使我不能忘记的，是我们学校的校歌。一个学校的精神——教育方针，常是借校歌与校训表现出来。虽然，能不能实践与努力实践与否，那是另一个问题。

我们学校的校训，是：「勤诚朴正」。我们学校的校歌，是以「莲花」作为行为标准，以「民治主义」作为思想标准的。一旧一新，恰恰显出了当时我们所处的社会形态，以及适应这一社会形态的办学者的观念的范畴。

校歌的歌词是这样的：

莲洲之水清且涟，
莲洲之水叶田田；
惟彼莲兮胡芳菲，
不染不夭全其天。

吾侪性质正应尔，
自尊自爱心以专；
相乡由来多人士，
民治詎让欧美先。

莲洲是我们学校的坐落地，旁边有一湾莲池，因此校名也就叫做「莲洲」。相乡，是因为我们北乡，曾经出过一个「刘定之

公」，他是明朝时候的一位宰相，所以北乡也就名之曰「相乡」。

我觉得这只校歌，是很有些时代精神的。一则教我们的行为，要象莲花一样的「不染不夭全其天」，这是针对着当时「突梯滑稽」、「钻营逢迎」的时弊而发；一则教我们的思想，要以「民治主义」为依归，领导我们去赶上世界的潮流，接受新时代的洗礼。后来，我们的同学，有许多都在一九二七年前后，很勇敢地投入大改革的旋涡中去；现在想来，未始不是在小学时期这一基础，打得很好的原故吧？

的确，当时的办学，特别是校长左□清先生，真算是一个「领袖群伦」的人物。他很有实干的精神，他领率着他的同道和同事们，身体力行地工作。上至管教任务，下至校工服役，没有一件他不予以恳切的注意。他教过我们的「修身」——相当于现时的公民科，也教过我们的历史。记得他每逢在讲到各种国耻的时候，他的态度便陡然慷慨激昂起来。有几次讲到悲壮淋漓的当儿，他竟垂泪而痛泣了。他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工作，他那时正在省城的一间师范学堂念书。「读书不忘救国」，他算是一位实践者了。

这只校歌，就是我们的左校长作的。每逢礼拜一，第一点钟，是我们「朝会」的时候：悠扬的琴声，宏亮的歌调，充满着整个的「朝会」堂内，洋溢乎校舍的四围周遭。全体教职员，都要参加朝会；全体教职员，都要一致地歌唱，而我们的左校长，则更其拉长着嗓子，唱得神气活现。这情景，此刻回想起来，使我尤觉得：俨然如在目前！

（载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狮声」）

「选民」及其他

是去年四月间罢？卓别灵自欧抵星，同事中有谈及犹太人的事情者，他说，犹太人的确是「选民」；他们虽然没有了国家，但犹太民族的团结力量，却比中国人坚强得多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各方面都有伟大的成就。譬如说，经济的支配权，犹太人已成为世界所共知的权威者；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卡尔，及领导俄国革命的列宁，他们也都是犹太种人。还有现代科学家爱因斯坦，现代艺星卓别灵氏，他们也都是犹太种人，虽然现在爱因斯坦已入了美籍，而卓别灵则入了英籍。

考犹太人所以有这般伟大的成就的原因，据另一位同事某君说，则完全是由于犹太人亡了国的关系。因为犹太人亡了国，犹太人便不得不努力挣扎，这正如孟夫子所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痛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这位同事的论调，显然是可笑极了！

高丽人不是亡了国吗？安南人不是亡了国吗？为什么他们没有那般「伟大的成就」呢？我不是「爱国主义」的信徒，然而我相当承认：一个国家或民族，是自有他的国家或民族的特性的；而形成这种特性的因子，绝不是什么玄妙或神秘不可解释的东西，它是地理上的原因，生活上的原因，以及种族遗传上的原因

所错综复合而成的诸种关系。照那位同事的见解，犹太人的亡国，促成了犹太人的各方面的「伟大的成就」，在事实的辩证上即说不过去；而在另一方面，却无异于鼓励人家亡国，当亡国奴隶，这是诡辩学者的诡辩的论调，也是失败主义者的失败的偏见！

在「在拨拉哈的犹太人坟场里」的开头一节歌道：

「不要放花朵，也不要放缎带，
为着这些被人拷问倦了的骨头，
生命给过他的，并不是花圈，
却是石头——只要放些石头！」

这首国亡家破了的民族的哀歌，作者正就是一位犹太诗人：阿斯卡尔·莱福尔。我们读了他这开端的几句，就够了解他的内心的沉痛而令人为之同感了！

然而诗人哟，不要放石头，不要放那些石头；我们偏要在被压迫的境地中，装上抗争的花圈和花朵啊！

（「狮声」·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四日）

关于批评的态度

在一本文艺批评浅说之类的书里，记得读过这样的几句话：

「假如文艺创作是一只船，文艺批评便是这只船的舵。没有舵的船，是不易达到目的地的；没有批评的创作，也不能意识地迅速地得着真正的进展。」

这段话，大致上，我们总可以承认的吧？那么从这里，我们便更可以得着两种很明显的认识：第一是我们知道，创作于批评，须要发生着「密切」的关系；第二是我们知道，批评于创作，须要保持着「友善」的态度。因为：创作失去了批评的指导，便有如船之失去了舵，「不能意识地迅速地得着真正的进展」。批评既比之是船之舵，自然，那有舵对船施之以敌对或恶意的攻击的态度？——假如舵与船，都是有知觉的话。

现在，我们仅申论一下关于批评的态度。

我们知道：批评家——或批评者，批评一种作品的时候，其目的大概总不外下列两种：一种是客观地分析这种作品的优点和劣点，使读者节省阅读的时间，阅读的精力，而收到好的认识上的收获；另一种是在指示或教导创作家——或创作者，应该如何去体验实生活，摄取创作题材，及运用表现的手法，以期适合于读者大众的要求。除此以外，批评家——或批评者，应该是再也没有其他的目的了。因此，我们又得以了解，批评的目的，是为

了「建设」；在「建设」的途中，或者需要有所「破坏」，但其终极的目的，到底还是为了「建设」。

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时候，欧洲的批评界中，曾有所谓「吹毛求疵」或「宣告判决」派者，他们专门去苛刻地搜求创作作品中的缺点，他们又俨然具有以「法官」的权威自命；然而这种无理的判断，是早已被「扬弃」的了。他们恰有如同时代的另一群的批评家们，认批评为「隐恶扬善」者，一样地令人讨厌和非议！真正的合理的批评家——或批评者的态度，既不是「吹毛求疵」或「宣告判决」的，也不是「隐恶扬善」的；乃是站在「公正人」的地位，「有恶必扬，有善不隐」的那一种的批评的态度。

所以，「批评于创作」，的确是须要保持着『友善』的态度的！

自然，我们也知道：一个创作者——尤其是一个初学写作者，因为生活的经历和体验之不够丰富或不甚丰富，因为表现能力之不够长足或不甚长足，他所创作出来的作品，的确是难免有幼稚的所在，需要批评家——或批评者加以指示的地方。然而批评家——或批评者，须知：

『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决没有什么耻辱。作品也一样，起初幼稚，不算耻辱，因为倘不遭了戕贼，他就会生长、成熟、老成。独有老衰和腐败，才是无药可救的事。』（鲁迅先生语）。

『其实，即使是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因为幼稚，当头便加以戕贼，倒是可以萎死的。』（同上）。

在实行自我阶层的批评，或实行同志之间的批评的时候，我们更知道：批评家——或批评者的态度，是应该要毫不姑息和毫

不宽恕的。然而，这只是指「自我阶层」和「同志之间」的批评的立场；同时，「敌对的恶意的攻击的态度」，也似乎与「毫不姑息和毫不宽恕」，仍然是两种不同的含义？至于对待「自我阶层」以外，和非「同志」之间，批评的态度之应该采取「友善」，当然是无庸疑义的事了。而且，我们也许更可以作如是要求：越是自命为前进阶层的批评家——或批评者，便越应该对圈外的关系——一般的写作者，保持着一种「友善」的态度。因为前进的事业，决不是少数人的事业，而前进的事业要成为多数人的事业时，便需要前进人在一定的条件和形势之下，把非前进人都变作是自己的同道者，才算是前进阶层之福，才能显示出你的前进精神的伟大。

但，我们要补充：「友善」不是把批评的标准降低，更不是取消，或削弱自己的主张的意思。它只是一种方法，它含有「说服」的意义在内，仅仅知道前进或仅仅知道自己要前进的人，当然是比不前进或不愿前进的好；但就整个的前进事业来看，便是不能怎样使人满意的了！

「南洋文艺，大致是统一的，这里只有朋友，很少敌人，我们纵使有什么辩论也好，应该彼此抑制火气，彼此虚心；绝不可延续过去的恶习，谩骂多于讨论，感情胜于理智；结果，不但是往往妨害了讨论的发展，而且也是妨害了朋友间的感情。这是全不值得的。所以我觉得，只要是我们的朋友，纵使是激烈的辩论，也应该抑制着冲动，和气一些。不，纵使是敌人，也应该平心静气，应该用说服的精神去处置。动气和辱骂，都是恶习，并不是战斗的方法。」

最后，我谨引星海先生在「文化界诸问题的私见」一文里的这几句话，向南洋的批评家——或批评者，请求注意！

（「狮声」·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日）

对聂耳补行一个纪念礼

「聂耳」这个名字，在这儿，也许已经被人忘记了？至少，人们已经忘记他死去二周年了！不然，为什么我们在这儿，一直到现在，还看不见一篇纪念聂耳的文字呢？

哦，七月十七日，前年的七月十七日，便是我们这位时代音乐家逝世的日子！

虽然仅仅是二十四岁的年华，可是在这短促的时限里，他曾充满着一个「战斗」的历史过程。

他自小就离开了家庭，他一度参加过军队的生活。他原是黎锦晖的门徒，追随过黎锦晖学习音乐，但终因智慧与热情，高超于常人一等，感觉到黎先生的歌曲，只是供给了公子哥儿们的娱乐，他便毅然舍弃了黎先生，自个去学习新的东西，作为国势艰危之下雄壮的反抗的歌手了！

他制作过「开路先锋歌」，他制作过「大路歌」，他制作过「再会吧南洋」；他制作过「春回来了」；他制作过「毕业歌」；他制作过「回声歌」；这些，我们只要看过了「大路」、「回春之曲」、「桃李劫」及「新女性」等影片，是没有不知道的。此外，还有「伤兵歌」、「打长江」及他最后在日本制作的「义勇军进行曲」，虽不曾在银幕上出现，但也是为一般爱好时代音乐的人所熟知的。综观他「一生」制作的歌曲，不下三四十支。近

年来，城市里的青年，乡村里的男女，他们和她们，都会唱出几声健壮的歌曲，表现一些反抗的热情，这些多半是聂耳——这位时代的歌手，所予他们和她们的影响。而在目前，聂耳的歌曲，已深入了各地的每个爱国爱民族的份子的心里，激起了怒吼，激起了觉醒，团结了千千万万的「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向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了！

然而，这时候，可怜我们这位不幸的歌手，已听不见他的「血肉的交响」所激成的「汹涌之音」了！他只是给予，而没曾享受，即使是精神上的！

造成聂耳的成功的原力，一半是他的天赋的音乐才华，一半是他的不断努力学习。你看：

「一走到门口，我就看见天虚君在桌上写稿子，一个青年则背向着我们，上身脱得精光，下身穿着一件白色西装裤，两肩显出非常宽阔，背上和两肩的筋肉，既坚实，又丰满，全身流出汗水，颈间夹着梵亚林，两手都在用劲地动作，眼向着他面前摆着曲谱的三足架子注视。我一看，就知道这个聂耳先生了！

「张君看见了我们，就招手请我们进来坐，……聂耳先生还是继续弹着他的歌曲，头没有移过来。等到他奏完曲之后，才转头向我们温和地一笑，点了点头。……张君随便介绍了我们一下……。」（史樵：回忆聂耳先生）。

在大热天里挥着汗雨，那么有始有终的干着，这种学习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景仰的！

聂耳不但是富有音乐天才，他还是个饶具语言学天才的人物，他到东京不上二个月，他就学会了普通的一切应用日语，不需要人家替他当翻译了。一个国家的语言的复杂，人家常要支付几年的光阴才能学会，而聂耳在二个月之内，就能把日本话应用自如，这种天才也是值得我们所佩服的！

根据聂耳的志愿与计划，他原是准备在东京勾留六个月头，考察一下日本的电影与戏剧，把日本文和日本语学好，便要在那年底，转赴法国去学习音乐与歌曲的——却不料在神奈川鹤沼的一次海浴，他竟被恶浪所吞没了！

我们纪念聂耳，我们除了对着这位时代的歌手之死，表示着哀悼和悲伤外，我们更应摄取他的学习的精神，追上他所先我们而走向前去的时代的「大路」！

（「狮声」·一九三七年七月廿九日）



「狮声」月终例话

「狮声」移到我的手上来，由我负编辑的职责，不知不觉间，已经是一个月头了。

说是「不知不觉间」，其实是挨着日脚过的！其原因：第一是，我是一个「初出茅芦」的新手，工作上感觉到有许多生疏；第二是，其他方面的工作，占据了我一大部份的时间，批发稿件，常是倥偬。固然「狮声」不是一种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狮声」确也自有其一群的青年读者，要把「狮声」弄得「差不多」，似乎也不是件怎样容易的事情吧？

记得在任事之初，我也确曾打下了一个所谓「编辑计划」。这里，且让我申述其主要的两点。

就文字的形式而说，我特别着重于通俗化。因为我觉得，南洋华人的文化水准，是特别来得低落的；因之，「通俗化」在南洋文化界，便更是值得提倡。我曾经问过许多中等学校的男女青年，一般杂志及其他的读物上的文字，那一类最适合于他们和她们的胃口？大多数的答复是，小说、戏剧、和诗歌方面的创作文字。理论方面的文字呢，他们和她们说：意义太艰深了。至于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文字，他们和她们之更不爱读，自是更不必说了。这其中，明明是有着一个「通俗化」的严重的问题，包含在内。

就文字的内容方面说，我很想把「狮声」弄成一个「综合」性质的刊物：我打算发表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文字，我打算发表速写、诗歌及杂感的文字；短篇小说，我也打算在必要时予以登载；书评与传记，我也打算让它们占相当的篇幅。而其中的软性文字……即速写、诗歌、杂感及小说等的文艺文字，尤其贵富有或相当地具有「时代」与「地方」色彩。

现在，检阅这一个月的工作，事实与理想，是相距甚远的了。关于第一点，文字的通俗化，还算是「强差人意」。然而这大半是由于「硬性」文字在这里很少出现的原故。关于第二点，除了发表了一篇「哲学是什么」及「中国政治思想上的集团思想的抬头」，哲学及社会科学的文章，再也看不到一篇了。由于这，「狮声」便成为了文艺倾向性质的刊物，而本报上的「今日文学」及「南洋文艺」的「存在」的意义，便要牵连着而使一般读者发生疑问了吧？

这种失败的原因，概括起来，也约有二端：

首先是特约写「硬性」稿件的朋友们的稿件，因为远道及其他关系，未能按时寄到。他们有的远处在东京，有的远处在西北，有的远处在京沪，函件往返，需时颇久。

其次是拟定的「编辑计划」，我没有把它公开在「狮声」上发表，我仅仅在给直接和间接的朋友们的通讯中，稍为提及一下，这实在是我的疏忽，也算是我的罪过。在这里，我更要请求读者诸君，给我以原宥是幸！

至于此后的「狮声」，除了继续履行上述的两个计划以外，还打算朝着下列目标做去：

一、注重当前的现实，而阐发及鼓励抗敌救亡，维护世界和平的文字，更为欢迎；惟每篇字数，希望都能在一千二三百字之内。

二、不登风月的作品、不登谩骂的文字。（「狮声」在过去的一月中，似无此种过失；今兹标明益用自警。）

三、尽可能维系编者、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苟有赐教，当斟酌而采纳之。

尽可能登载初学作者的作品，以期养成读者大众，对写作感到兴趣。

愿努力文艺工作，爱护「狮声」的朋友们，携手共进！

（载一九三七年七月卅一日南洋商报「狮声」）



当前的两个课题

从各报的副刊上，从朋友的「闲谈」中，我们这儿的文艺界，在当前，确有这么两个课题存在着。

第一个，是关于文化人应否回国参战的问题。这问题之具体的提出，是耶鲁先生。耶鲁先生在「晨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这问题提出了三点意见。之后，便有马达、更生、黑儿，及寄鸿先生等，相继在「晨星」上为文探讨。归结起来，意见大概是这样的：回国参战与否，不是绝对性的问题。这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抗战进行方面，确具有一种专门的技术，或是和国内任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联系，那么回国去工作，是应该的，而且是必须的；否则，既无一技的专长，又无一定的联系，只根据着一股的热情，冲上前去，那是应该付与深深的考虑的。同时，在另一方面，马来亚这抗战救亡的后方，也未始没有值得我们继续居留下去的价值与意义，只要我们有一颗真实的为国为民族的鲜红的热心，具备着相当的能力的条件，我们要做的工作，是普遍地存在着的。这意见，在一些朋友的「闲谈」里，大致的结论，也是如此。

昨晚，从书局归来，买着一本「呐喊」创刊号，这是沪战发生后，文学、文季、中流、译文等四社合编的一种小型刊物，也就是「烽火」的前身。在这里面，他们的「创刊献词」，有这么

几句话道：

『在这时候，需要热血，但也需要沉着；在必要的时候，人人要有拿起枪来的决心；但在尚未至此必要时，人人应当从容，不慌不迫，站在各自的岗位上，做他应做的而且能做的工作……。

「我们一向从事于文化工作，在民族总动员的今日，我们应做的事，也还是离不了文化，不过是和民族独立自由的 神圣战事，紧紧地配合起来的文化工作……。」

我觉得，这些话，在作为马来亚文化界的同人之我们，也应加以认识与参考；尤其是在此文化人应否回国参战的问题之提出与讨论的现阶段，更有认识与参考的必要！

第二是关于应否创作历史故事的问题。这问题，虽不象前面所提出的参战问题之被各方所注意；但这问题，在今日，特别是南洋，我认为也是值得探讨的。何许先生曾经在「狮声」上发表过一篇通讯（答狮声编者），对于这问题，是站在「否定」的观点和立场上的。他认为历史决不会重演，时代是一直向前进的；因此，历史上的事迹，是不值得在今日加以形象化的。接着，「狮声」编者，复作一公开的答复，对何许先生这意见，加之以「否定的否定」，指出历史虽则是不会重演，时代虽则是直向前进，然而历史的教训，是值得接受的，因为社会的发展是历史底的，今日的社会发展形态，是往日的社会发展形态之「积集」的过程。这样，把对于今日的客观的发展形势有利的历史事迹，加以形象化的工作，仍然是值得做的。这意见，我觉得是颇为正确的。

郭沫若先生在去年年底，出版了一本「豕蹄」，这便是一本「历史故事集」。他在自序里面，有如下的话道：

『……这个名目，我觉得再合口胃也没有，而且是象征着这样作品的性质的。这些只是皮包骨头的东西，只要火候十足，倒也不失为平民的家常菜。……』

郭先生这几句话里，很显明地指出了「历史故事」之存在的意义与它的价值。

复次，郑振铎先生在「呐喊」二期里，有一篇『为兵士们做的文艺工作』，分为九栏，其中的第四(五)(六)三栏，也正强调了形象历史事迹的这一个意见。他说：

(四)历史的故事：象甲午之役，明末的抗战等等。

(五)人物传记：大将以至忠勇的士兵的生平均可成为好题材，只要写作的技巧高明。

(六)小说：可将普法战争，以及欧战时代的许多小说，重述一遍。中外历史上的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也可以写成小说。

敢以此在这里再作一次提供，未审马来亚的写作界诸先进及青年朋友们，高见究以为如何？

(「狮声」·一九三七年十月四日)

劝募自由公债宣传大纲

(由于教职员『谈话』的一个决议：各级学生购买自由公债，归各该级主任负宣传募集责任，这样，我便赶忙在工作纷纭中，草就了下列的个纲要；并即根据这纲要，在是日下午的级会内，对同学们作了一次演讲。演词经一位同学记录了下来，虽有多少出入，大部份要也算忠实，该演词拟一并寄本刊发表。)

(一)「抗战」的意义及其前途之推测：

- (甲)关系于主奴的地位；
- (乙)关系于世界和平；
- (丙)长期抗战，可获最后胜利。

(二)近代战争与财政：

- (甲)「金钱就是武器，炸药；被服，装具」——英国欧战时的标语。
- (乙)「钢弹既毙敌人，更次以钱弹毙之」——德国欧战时的标语。

(三)欧战时双方战费的支出：

- (甲)协约国共计五百七十一万万。
- (乙)同盟国共计六百六十万万元。
- (丙)每日消耗：最多美国，约七千二百二十万元；最少意国，约一千三百八十万元。

(四)中国抗战军费支出预计：

(甲)发动二百万军士，二年便需十一亿四万六千一百万元。

(乙)每日消耗：每名以七元八角计，需一千五百七十万元。

较之平时每日一百一十万元，相差一千四百万元。

(五)中国战时财政的筹划：

(甲)借外债。

(乙)加税收。

(丙)发公债。

(六)自由公债是什么：

(甲)意义——是救国的公民借款。

(乙)数值——国币五万万。

(丙)发行——拟三月内完毕。

(丁)偿还——自民国三十年起还本。

(七)购买自由公债的利益：

(甲)公方面——是国民救国工作的实践。

(乙)私方面——是安全的储蓄方法之一。

(八)苏联公债畅销之榜样：

(甲)建设公债二十万万「卢布」。

(乙)二月内销完，超出七千万元。

(九)我们要努力购买自由公债：

(甲)智识份子之可贵，在乎其能领导群论。

(乙)救国工作，不重口号而重实践。

(丙)这是一块救国的「试金石」。

(载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六日「狮声」)

略论「大鼓」

「通俗文学」在现在，似乎再也没有人敢否认它的特别值得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了吧！

诚然，「通俗文学」的对象是大众，大众的智识低落，一旦接受不了新的文学产品，为要把他们迅速地加以唤醒，有效地使他们认识，自然，只有利用这一「旧瓶装新酒」的形式与办法了。

「通俗文学」的种类，要不外「大鼓」，「小调」，「评语」……等等。这里，我们先把「大鼓」来「略论」一下。以后有空，还想把「小调」、「评语」……等加以论列。

考「大鼓」一词，北宋时系叫作「鼓子词」或「鼓儿词」；同时，它也就是北宋时候的产物。不过它是「变文」的派生，所以要知道「大鼓」是什么，我们可直接对「变文」先加以研究。

据郑振铎先生所说：「变文」是受印度文体的直接影响的一种，这是中国古所未有的东西，以边唱边讲的结构，来演述一件故事，这便是所谓「变文」。

至于『唱的一部份，总是用「韵文」组织之；讲的一部份，则为散文。大抵唱的时候多，讲的时候少，想来必是以唱为主体的』。（郑先生语）

『讲唱「变文」，为僧人的专业。唐代诸大梵刹，每多以讲

唱「变文」为号召信徒之资。有时，所讲唱的也多溢出佛经的故事的节调之外』（见赵麟因语录）

于此，更足见这一种文体的有力。无疑地，它在唐宋时代和唐宋以后的民间文学里，有着很大的影响的。

「大鼓」在现在北方一带，犹甚流行，特别是山东，更要来得通畅。（参看老残游记）讲唱「大鼓」的人，手击大鼓，疾速间歇，都有节制，但无论是讲的也好，唱的也好，都是大众听得懂的，所以不管男妇老幼，都爱听人家讲唱「大鼓」。「大鼓」在北方，颇象我们这里的「说书摊」，极受下层民众的欢迎与接近。祇惜它们的内容，一样的是陈陈相因，忠君殉节等的观念，仍然在腐蚀听众们的脑袋。

现在，「抗战」的局面一经开展，在文艺救亡的实践工作上，马上已有人在利用这一有力的通俗文体，向着大众灌输新的意识，和新的情绪的刺激了。赵景深先生，就是这方面最努力的一个，我们时常在「救亡日报」上可以拜读到他的作品。如平型关之役，他写了「平型关」；闸北之役，他写了「八百个壮士」，……文词铿锵，叙述生动，真个不愧是当代中国的词曲研究名手之一也。

其次，我们这儿，也有人在开始尝试「大鼓」的创作；如东方丙丁先生，紫焰先生等，他们先后在「狮声」及「南洋文艺」上，发表过这一类的作品。其中如东方丙丁先生，似乎是对中国旧文学较有根底的，所以表现的技巧，也就格外的来得成熟一些。

大概「大鼓」的创作，须特别注意词曲文学的修养。然而这话，也不是教我们去滥套词曲，或模仿词曲。这就是说，词曲结构，与「大鼓」的「韵文」部份相似处颇多，我们的手法要创作自如，我们须多多阅读或参考一些词曲的作品。自然，语汇的运

用，还得是现代的生活经验底的；也唯有现代的生活经验底的语汇，才能够容易使人受感动或受影响。

至于大鼓的本身，最要注意的是「简洁明快」。「简洁明快」，原是制作新闻的主要条件；但我觉得「大鼓」的制作，也应该注意这些，因为「大鼓」的目的，也是在乎「报导」。它要以最经济的篇幅，最经济的字眼，使读者用最经济的时间，获得其一定的目的；自然，它便也得是「简洁明快」的了。

（载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廿九日「今日文学」）



略谈半年来「狮声」的姿态

半年来的「狮声」的姿态，可分为二个时期来说。第一个时期是从七月一日至八月半间止，这时期是由我主编；第二个时期是从八月半间起至现在，这个时期是由楚琨先生主编。

在第一个时期里，「狮声」所揭橥的目标，是：形式注重通俗化；内容注重时代与地方性，而特别强调抗战救亡的课题。可惜主客观的困难情形——尤其是主观上的，对于这种目标的揭示，实际上所做到的效果，是非常之少。这在我的那一篇「月终例话」里，较详的说明，可以看到一些。

直到第二时期以来，「狮声」改由楚琨先生负责，「质」的方面，是逐渐显示着进步了。而至十一月半以后，「量」的方面，也增加了原有篇幅的三分之一。这种「质」与「量」的进展，成功的原因，自然是非偶然的。

第一点，是楚琨先生的能实践「编者与作者打成一片」的「诺言」。我与楚琨过从较密，我时常看着他的办公桌上堆叠着许多「待发」的信件。虽则我也曾听过他说，象他这样的竟竞业业，仍然有些作者不大「满意」，然而无论如何，大多数的作者，是较能满意与谅解的吧？

第二点，是楚琨先生的能建立一个与「狮声」写稿的「撰述中心」。这种成功，大半是得力于上述第一个原因。因为他已经

常地与作者发生直接或间接的接触的关系，自然要建立一个「撰述中心」，是容易的。有了这个「中心」，「狮声」的内容，便愈加能尽可能的充实了。譬如要发动一个什么特辑罢，稿件的来源，固不难获得；最主要的，还是日常的「选稿」工作，较可能「迎刃而解」。这就是说，每一类的来稿，也许原就不见得重复，间或重复，也可收「抉择」之效。我对楚琨这种编辑技术上的能够「运用自如」，是表示钦佩的！

然而我这种「絮聒」，并不就全然认「狮声」的现状，是「尽善尽美」的；反之，我要毫不客气地说，「狮声」离「理想」的成功标准，还是较远。

「理想」的成功标准如何？首先是各类稿件的发表，要更能灵活化的一一即均衡的进展的。譬如「抗战哲学」，「读报随感」及「通俗诗歌」等类的文字，在「狮声」上，我们总有点不能经常或在一定的时间里读到之感；而「报告文学」，「墙头小说」这类的作品，却差不多天天都有。这种过分的「中断」，与过分的「饱和」现象，我觉得是需要加以调整的！

其次是理论性质的文字，和集体讨论的作品，此后应特别注意，经常地给以掲載的机会。关于后者，我们仅有两篇东西：一篇是「怒涛」的「自我批评」，一篇是「华侨效忠的宣誓」的讨论。象这样的文字，常较能引起读者的注意，望「狮声」编者，以后能多多加以诱掖！

除此以外，我还听着两种对「狮声」的部份的批评意见。一种是「报告文学」和「墙头小说」的技术问题，有人觉得似乎太粗浅一点，一种是作品的「通俗化」的问题。有人说，好些文字，一般的高小以上的学生，仍然是看得不大懂的。说这话的人，据说曾经亲自加以考查过，并非凭空虚构。在这儿，我也希望楚琨先生能给以注意及之！（狮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卅一日）

「小学时事教学」编写动机

一 别看轻了孩子

时代的确是变了：中国由「散漫」变成了「团结」，由「分裂」变成了「统一」，由「游移」变成了「坚定」，由「怯弱」变成了「反抗」，这些且不在话下；就以中国的小学生而论，他们和她们，也都从爱听神话，传奇，和故事的气氛里，转变到爱听时事报告——抗敌救亡的泼辣消息了！

每当我课后余闲，碰着孩子们的时候，总是被包围着，要求我给他们和她们讲国家大事。一阵阵嘈杂的声音，响澈着你的耳际，一阵阵迫切的呼声，使得你头昏脑晕。我一方面感觉到轻松，觉得小孩子的热情，已经变质；但一方面又感觉到怀疑，跟小孩子讲国家大事，未免是一种浪费。因为他们和她们的脑头，既太过于简单，他们和她们的智识，又太过于浅陋，讲国家大事，真是一部廿四史，不知从何处说起！同时，我更觉得小孩子的心情，是最难把握得定的。它有点象轻烟，飘忽无踪，又有点象浮云，来去无常：高兴时，自然觉得「时事」是好听的，兴致一去了，又会许多天也不再提起。象这样的跟孩子们胡闹，我实在没这空儿。于是结果，我总是把话拐了开去；有时，硬是被纠缠不过，便只好敷衍塞责，讲一些战士在前方壮烈牺牲的故事，

就算了事。

但有一次，记得是小五的同学们，他们和她们，硬把我拉到教室里去，把教室门紧紧地围住，一定要我把当天的「新闻」，讲给他们和她们听，才让我出去。恰巧那天刚好是南京陷落的第二天，大家的心灵都怪觉不安，即使是平时主张抗战的人，这时候也觉得有点侷促了。为了这样，我觉得一时找着「发泄」的对象，便答应了下来，在孩子们的面前，竟大发其「抗战必胜论」的主张和理由了。我用「深入浅出」的方法，阐发了「焦土抗战」的意义；我更用通俗的具体的例子，说明了「游击战」的妙用。最后，我复从太平洋集体安全条约有缔结的可能性，中俄英美法共同对日的力量，说到日本内部的矛盾与不稳，必然地会迫使日本帝国主义者投降或走入没落的途径。这些话想不到真的会把他们和她们都鼓舞了起来。他们和她们，先前的那悲观式的情绪与心理，这时是都给扫荡得无影的了。同时，他们和她们还说，要把这些话带回到家庭里去，转向着他们和她们的家长弟兄宣传。我心里想，孩子们倒是最容易和真正接近的哩，我们可别看轻了孩子啦！

二 幼稚是健壮的前奏

由于这一事实的教训，我更觉得我对孩子们先前的那种态度，是一种罪过！头脑太过于简单，这确是事实，智识太过于浅薄，这确也是事实；然而这些，决不能成为孩子们不配听国家大事的理由，反之，倒可以说，这些乃是孩子们特有的最可贵的条件。因为头脑「简单」，最容易传导，感应，智识「浅陋」，最容易影响，共鸣；祇要我们不要引诱他们和她们去作恶，我们所给予他们和她们的不是麻醉的药物，我们是不应该随便加之以非薄的。何况「简单」「浅陋」更不是绝对性的东西，而孩子们

的「简单」与「浅陋」，尤富有活泼成长与「奥伏赫变」的机能。

你看，鲁迅先生在论文作品的文章里，就有过这么几句话道：

『幼稚对于老成，……决没有甚么耻辱，……因为倘不遭了戕贼，他就会生长，成熟，老成；独有衰老和腐败，才是无药可救的事』！

『其实，即使是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第一声啼哭，也是和平常的儿童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因为幼稚，当头便加以戕贼，倒是可以萎死的』！

这几句名言，引伸到儿童时事教育方面来，作为实施时事教学的立论之一，当然也是「金科玉律」，「颠扑不破」的了！

这样，到此刻，我对着这些可爱的「天使」们，犹深深地感觉到愧悔！

三 一个小小的意愿

自从那时候起，我对于小学时事教学，感觉着很浓厚的兴趣。一半是带着尝试的希冀，想借此研究点成绩出来，作为我以后有机会实施时事教学时的一种张本。一半是带着忏悔的心灵，想借此稍补我过去的缺憾。如其公诸同好，得以登「参考」之林，当更其是愉快的事了！

因之，在几月以来，特别是一个月的假期当中，我曾经搜罗一些有关时事研究的书籍，如梁士纯，马精武，金仲华，胡愈之，及章乃器等先生的著作，刻意探讨，企图编写一本小册子之类的东西，以实现我前述几项的小小目的。

现在，「东西」是开始在这里「发表」了，我还得来一点儿近乎余话的申述：

第一，我刚才说过，东西是编写的性质，其中有好些处所，

是借重于前面那几位先生底著作的。

第二，所举的说明事例，关于目前的，都是我一些「胆大妄为」的尝试。这是为了照顾到时间性与阅读兴味的缘故。

第三，稿子是连续编写的，手头虽有了个具体的纲要，但没有「一气呵成」的余暇，于是文句上当也难免有毛病的吧！

这一切的一切，都希望读者的原谅与指正！

（一九三八年一月廿九日「狮声」）



时事教学的主要工具：报纸

一 报纸的选择

报纸是时事教学的最主要的工具，所以指导儿童选择报纸，是时事教学者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报纸的种类很多，虽则就表面看，同是以报导新闻为职志的，如从报纸的背景方面观察，有些是带着党派性的，或者简直是某一党或派的机关报纸，因此言论和记载，就免不了偏重于该党该派的立场和见解了；有些是属于营业性的，它只是私人获利的一种手段，因此言论和记载，便大都以稳健为主。如从报纸的编辑方面观察，有些是采取硬性编法，就是每天把各项新闻，配置在一定的地方，很少变更。例如「申报」，一向它就是采取这种编辑方法；有些是采取软性编法，就是把每天重要的新闻，不论它属于何种性质，都配置在最显著的地位，例如「时事新报」，它就是侧重这种编辑方式。此外，如电讯的购买，有的以中央通讯社或路透社（英）为主，有的也兼塔斯社（苏联），哈瓦斯社（法）或安尼打社（德）的；更有的因资本雄厚，为便于阅者比较研究起见，常是同一重要消息，便把几个通讯社所报道的汇集在一起。凡此种种，当时事教学者指导儿童选择报纸时，是必须注意及之的。

二 阅读的次序

儿童每天翻阅报纸，往往不知道从何处看起方好？因之，不是随意地溜达一番，便是不耐烦地把报纸立刻掷下。其结果：是一样的不明白：今天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更大的事变？重要的消息？所以时事教学者，每天应该把报纸上最重要的新闻标题，用红色墨水圈出，以引起儿童的注意。同时，圈的时候要注意（一）假使大标题的意义还不十分完全，便须把小标题也一并圈出；（二）假使新闻中有重要的字句，需要使儿童特别明瞭，便在这些句的旁边加打红线，给儿童们阅读时，能分外注意。

最好是每一级内，自己有一份报纸，管理员在每天送来的时候，请教师圈定后，便揭示在一定的版位或墙壁之上，到了下午，再把另一面翻过来揭示。

至于阅读报纸的次序，还可以「精读」，「浏览」，和「备读」三个部份。「象提要，电讯，要闻，和自己有切身关系的一部份应该精读，……象地方新闻，社会消息，可作为浏览部份……，最末是备读，象副刊，广告等」（黄天鹏：新闻学概要）。这种分法，原则上自然算是必要，但其中所举各部份的项目的配合，却有不妥。如把副刊列入为「备读」部份，这在儿童就值得商量。我们知道，一般的报纸，大都是用文言编的，只有副刊，莫不用语体编辑；同时，副刊内所刊载的文字，大都是富有文艺性和地方气息的，儿童们要是多读副刊，写作的能力，会获得意外的收效和帮助的。

三 如何剪贴

巴克先生在「少年阅报指导」里举出剪贴报纸的益处，计有五种：（一）可以作研究学问的基础，（二）可以引起我们对重

要新闻的注意，（三）可以增进我们的观察力，（四）可以增进阅报的兴趣，（五）可以增进对于所阅读的新闻之记忆。

这样的分析，未免有点「迭床架屋」之嫌，但剪贴报纸，对于一个时事教学者或时事研究者，无论如何，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虽然，这也许是一件麻烦和辛苦的工作。

剪贴报纸，首先要根据报纸的内容分成几类。我们的目的在研究时事，所以我们的分类，应得以时事问题来做中心。这里且试举我的一个分类方案如次：

（甲）国际类：

- 一，和平阵线：即英美法苏中反法西斯等国所表现的具体事实，都可归入此类。
- 二，侵略阵线：即日德意法西斯在世界的跳踉与野蛮，及其相互勾结之丑态，都可归入此类。
- 三，殖民地运动：即各殖民地的要求独立及其动乱的状态，都可归入此类。
- 四，苏联研究：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它有许多地方和别国不同，因此可特辟一栏。
- 五，军备问题：关于各国间的军备竞争和各国的扩军情形，都可归入此类。

（乙）中国类：

- 一，抗战军讯：即对日抗战的各战场和各路军讯，都可归入此类。
- 二，政治情报：即政府机构的改进消息，及其推行之状况，都可归入此类。
- 三，外交动态：即抗战期间的对外活动消息之汇集。
- 四，群众运动：关于群众运动之进展的报导之汇集。

五，军事工业：关于军事工业之筹划及建设的消息之汇集。

（丙）当地类：

一，政治动态：关于当地政情的重要事实之汇集。

二，社会动态：特别注意我侨自身的各种活动之记载。

三，其他问题：如突发的特殊消息披露之汇集。

新闻剪好了，可依照分类的簿子，一一贴入。贴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一）浆糊涂在新闻的四角，不必把全张纸涂；（二）长篇新闻，不必割裂，祇须把该新闻的余幅摺叠便行。

除了新闻以外，各种书报与插图，也可分类剪贴起来，可作为时事教学的辅导之用。

（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狮声」）

怎样在南洋办一个好刊物

据许多人说，在南洋办一个刊物，是很难的。现在，竟有人提出作进一步的讨论，怎样在南洋办一个好刊物，这话讲来，不是有点迂吗？

其实是不的。我首先要斩钉截铁地说，在南洋，也象在其他地方一样，是可以办一个好刊物的。因在南洋，一样的有它的活生生的社会事象，一样的有它的被反映和可指示的客观现实，一样的有它的人财物力可资运用，一样的有它的读者群可以获取，怎么不能办一个好刊物呢？如果不能，那是主观上的问题——详明点说，乃是刊物的主持人，还不能把握住客观的具象；或是客观的具象把握了，而又缺乏灵活的应付和处理的手腕，这等等方面的问题。于此，也就更加证明了好刊物在南洋是有它的客观的存在根据的。剩下来的问题祇是一个，那就是：「怎样办」的问题。

不过在这里，还得补充几句：所谓「好」的涵义，必须从动的逻辑上去给以认取。它不是死板板的一种意义，它必须受时间和空间性的制约。换一句话说，便是：它不单要求吻合于大时代的脉搏的跳动，它还得注意于某一环境下的特殊性质和特殊条件。

其次，一个好刊物，还须从它的生命的持续性上去认识。我

们虽不承认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但我们却得承认：凡是合理的都该能够保持它的存在。这也就是韧性战斗的意思。

现在，我们来谈怎样办的问题。我的意思，概括起来，有下列几点。一，要有进步的立场。时代是不可抗拒的，一个好的刊物，自然需要有进步的立场。但这里是包括了『一贯』的意思。孔步亦步，孔趋亦趋，今日朝三，明日暮四，那便成为了投机取巧，也就变成了尾巴主义，丝毫也配不上称为进步的刊物。

二，要有精警的内容。包括多样性和经济的笔法在内。但多样性不是思想意识不统一的意思，经济的笔法也不是僵定一千字二千字以内的意思。大前提是就主题的发挥是否冗杂，材料的处理是否繁琐而言。

三，要顾到读者的需要。南洋的读者，一般说来，文化水准是比较低落的。因之，适合于南洋大众文化水准的文字，应该多量的登载。所谓南洋大众文化水准，是指有别于其他地方大众文化而言。虽则在主要的思潮上是不该有什么差别的，但怎样使这思潮在这里被接受，表现的手法无疑的仍然应有区别。

四，要顾到形式的美化。韬奋先生曾自我批评他的生活周刊说：『单张的时候，有单张的特殊格式；订本的时候，有订本的特殊格式。往往因为已用的格式被人模仿得多了，更竭尽心力，想出更新颖的格式来。』这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尤其是南洋的青年，对于一个刊物的装璜的美化，特别富有趣味。

五，要多作批评意见的征求。集思广益，这句古话的真理性是不变的。一个刊物所企求的是获得大量的读者，于是对于读者多作批评意见的征求，自然是最有意义的事了。不仅如此，同时，我们还得尽可能接受他们的意见，从各方面去加以改进。

六，要多容纳新人的作品。一个好刊物，应该时常有新人的作品出现。因为一个教育大众的刊物，应该在事实上是属于大众

的。每一期的文字，都是一些老作家的东西，这现象很须要加以
变革。.....

以上几点，算不了什么创见，尚望高明，不吝指正！

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四日稿

（载「南洋周刊」第二期）



我与「狮声」久无缘

我与「狮声」久无缘，这并不是说，我再没有读「狮声」了；而是说，我再没有给「狮声」写东西了。

为什么不写呢？充份的具体的理由，我说不出来。这就好比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个样儿。可是「狮声」编者，一定要我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岁聿云暮」，「桃符更新」的时候，来一篇自我检讨式的文章，给读者一个忠实的告白，给自己一番良心的清算。于是在「三思之余」，想出了以下的三个原因，答应他和盘托将出来。不过，虽则说是「想出」，毕竟还不是「向壁虚构」吧？

现在就让我转入正文。

第一，我之没有给「狮声」再写东西，是「无暇写」——我常是觉得，写作过程，也是一个「矛盾统一」的过程。它一方面需要充份的生活实感，一方面需要充分的写作余闲，没有前者，你会感觉到「写不出」的苦楚；没有后者，你会感到「写不好」的烦躁。然而这里可就难了：充份的生活实感，充份的写作余暇，这怎么能够配置得恰好或妥当呢？我主要的，就是在这种状态下没有写成东西。自然，也许有些人是会把这种「矛盾」「统一」得好的。比如金丁先生，据说就是常在百忙中把东西写出；而且常是写作到「深更夜阑」的时分，于是这里还有着「才

华」和「熬炼成性」的问题存在吧。

第二，我没有给「狮声」再写东西，是「无须写」——这是此间一般副刊读者的公共意见。「狮声」编者，团结了一群广泛的优秀的写作者，我常读「狮声」，的确也具有此同感，特别是关于文艺写作方面的，如金丁，高云览，金枝芒，陈如旧，陈祖山，莹姿，左明诸先生等，都写得很好，都比我强。于是我在「狮声」编者的敦促之余，常觉得即使我没有再写东西，对「狮声」也没有什么要紧，更何况我在上面说过，我原是个不能把工作和时间调整得好好的人啦！

第三，我之没有给「狮声」再写东西，是「无意写」——这里的「无意」，是指某些生活实感而言。我要毫不掩饰地说，在我的生活实感里，根据我个人的气质，的确有些感触，想把它们发泄出来，然而因为这些感触，是高度的愤怒的感情，是感激的哭泣的感情；在这时候（时代），发泄出这么些东西，总是不十分适宜的？固然，鲁迅先生也曾教我们要敢于打骂笑哭，但我终于迟疑了起来，饶恕了那些可憎可恨的对象。这是我的胆怯吗？让读者去见仁见智罢。暂时，「余欲无言」！

写到这里，恰巧一位友人来访，他在谈及我个人的一些事物时，他劝我不要多作深思，多绞脑汁，他说我的血枯，精神上常觉恍惚。他诚恳地坦白地说出了这些。最后，他又说，无论如何，我也须做到：「多吸收，少发泄」，免致作不相值的消耗或损失。对于这位朋友的意见——忠告，我除了感到由衷的谢忱外，更不禁浮上一阵苦笑的微痕。

请「狮声」编者和读者原谅：我的话，就暂止于此了！

（载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卅日「狮声」）

附录



「今日文学」文艺座谈会

课题 目前南洋的文艺创作问题

主催 「今日文学」编者

纪录 流浪

地点 假座晋江会馆

时间 四月一日下午三时半起

出席者：金丁 吴天 王修慧 郑铁马 流浪 小红 遑骋
林岗 严砺 莹姿 曾见

编者：（请大家自我介绍后）诸位朋友，客气话不必说，兄弟此一次召集这个座谈会的目的，是在讨论目前的文艺创作问题。我们身居南洋，当着这个抗战的伟大的时代，我们的责任本来很重大；而文艺又是负有宣传组织的使命，所以我们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便更加重要了。在目前，关于我们应该怎样去从事创作，怎样发展创作活动，这等等的问题，都非常值得我们研究。现在，兄弟就把这课题所包括的几个讨论要点，重新申说一番。

楚珉：第一是目前南洋的创作活动怎样？第二是创作的活动方向应该怎样？第三是主题与题材。第四是创作与批评。

请大家发表意见！

金丁：请问编者先生，我们讨论的进行，是把刚才所提出来的四

个要点，综合起来发表意见呢，还是按着这四个要点依次发表意见呢？

编者：（向大家征询了一番）那么，我们现在决定采取按着所提出的要点，依次发表意见的办法。请大家对于第一点，目前的创作活动怎样，发表意见。（大家对这点，似乎觉得有点为难，都不愿意开口）

金丁：（微笑）这样，还是请主席先发表一点意见罢！

编者：诸位既如此谦逊，那么我就来随便谈谈。不过我得申明，这祇是一些「抛砖引玉」的话，请诸位原谅。照兄弟看来，在目前，我们的创作界所发表出来的作品，概括起来，所写的，有这几种共同现象：第一是反汉奸运动，第二是群众的集会，第三是智识份子的脸谱。在这三者之中，第一二方面的表现居多，第三方面的少些。此外，也有写偶发事件的，如炸台湾，中国日等等，这种能够抓住现实，表现现实的努力，自然是很好的现象。不过在这里，兄弟还得毫不客气地指出几个缺点来，供大家参考。这些缺点是什么呢？有些是描写不够深刻，有些是公式主义化，还有一些是差不多化。不知道诸位的意见，以为怎样？

金丁：在没有谈到目前的创作活动怎样之先，我想对创作活动这一个词句，解释一下。我认为创作活动，决不是单单指的出版了许许多多的刊物而言。譬如在一九三〇年代的上海，出版的刊物，不谓不多；然而要想在当时找一些进步的文艺作品出来，却是难之又难的事了。但这不是说，在当时，没有进步的文艺作家和进步的作品；而是当时的客观环境，不让这些作家和作品，在刊物上与读者相见，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创作活动，一定是切合于时代要求的，进步的文艺作者，把现实的各方面反映到作品上的活动。

这种创作活动是发展的，是应当集体的包括作者与读者，时时加以推进，加以改造。南洋就我们所常能看到的报纸，不下十家，每家都有一个或两个文艺副刊。但，好的创作虽然也有，但的确很难多得。这原因，归纳起来，似乎第一是创作者的生活实践与写作不相联系，于是这种作品所表现的，便免不了公式主义或差不多了。第二是创作者本身的技术修养不够，看书太少，于是虽有比较丰富的生活体验，虽有材料，而因为能力不够，便写得真实，不深入。不过，这些都不足悲观，可悲观的是创作者不肯努力，照目前南洋的情形看来，努力于文艺创作的人，确是很多；所以，前途是光明的！

吴天：刚才楚琨先生与金丁先生所发挥的意见，很是明白。现在，我想更具体一点，把创作品分为小说，戏剧，诗歌，和速写及报告文学等四类，加以说明。第一，关于小说，由于报纸副刊不能容纳长篇或中篇的创作，长篇中篇的作品，我们是很少看见的。而就短篇小说论，虽则不至于绝迹，但要想读到一些短小精悍，深刻动人的作品，如契诃夫，莫泊桑等的短篇杰作，便没有了。第二，关于戏剧方面，我们确也曾有一些报纸副刊上，读过一些剧本，但较有可观的，也仍然缺乏。这大概是因为戏剧艺术，是综合的艺术，创作剧本，比较创作小说，更需要深入的功夫的原故。第三，关于诗歌方面，就我们所看见过的，大多数报纸是一些仅凭着热情的呼喊，而缺乏艺术修养的东西。同时，一般的副刊编者，又不愿意多登诗歌的创作，于是颇值得一读的诗歌作品，便更见少了。最后，关于速写及报告文学，由于提倡者的努力提倡，好些创作者，确都把火力集中这一点上。不过一般的创作品，仍免不了公式主义

化和差不多化的毛病。克服的方法，是欢迎有系统的理论介绍，和批评文字的发表，使作者知所遵循，努力实践的工作。

流浪：关于目前的创作活动怎样这一个讨论要点，我认为讨论得差不多够了，请编者把第一个要点结束，宣布进行第二个要点的讨论罢！

编者：好！我先把第一个要点结束。根据刚才诸位所发表的意见。目前的创作活动现象，值得赞许的，是致力于创作活动的朋友很多，同时，还能抓住现实，表现现实。不过一般地说来，还免不了描写不够深刻，公式主义化和差不多化等的缺点。克服的方法是：希望从事文艺理论工作者，多作理论的介绍，从事批评工作者，多作批评的工作，而从事创作工作者，则须努力实践，尽可能多看一些书籍。现在，我们进行第二个要点的讨论，就是创作的活动方向应该怎样？请大家不要太过严肃，客气，我们要轻松，活泼的发表意见，才能够开展我们的讨论工作。

金丁：是的！编者先生的话一点也不错的。不过，关于第二个要点的讨论，顶好是请这里几位从事创作活动的朋友，把在创作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说出来，然后再由大家讨论，我想是比较来得切实一点。

编者：也好；那么，请莹姿先生先说罢！

莹姿：本人偏重感情，没有多大的理论修养，所以在我的作品里，常常欠缺理论，希望常有人批评指教。其次是心中的情绪，每当创作时，总不能尽量吐放出来，每一篇东西，常常修改又修改，至四五次以上，自己重读起来，仍然是很不满意，但又发觉不出应该怎样才能达到自己满意的处所。所以在创作的时候，我常感觉到苦闷！

编者：现在请流浪先生讲一讲创作的经验。

流浪：我最近所写的，是一些速写及报告文学之类的东西，这是因为我觉得这类的东西，确值得我们去学习。因为在这「迅速」的时代里，尤其是在目前这个「抗战」的时候，大家都要求在「迅速」中得着反映。我在这方面所碰着困难是：起头难，就是第一句不知究竟应该怎样写，才能使全局很好的发展。因为速写及报告文学，我总认为和小说是近似的，所差者，只是形式的紧缩，即字数的减少，因此，一个实际的事象，到了被写成速写或报告文学时，他的顺序，大多需要重行排列的。我的所感觉到的起头难，理由就在这里。其次是语汇的问题，我常感觉到我的语汇不够用，特别是写到象自身以外的人物时，这方面的困难，更为严重！

编者：现在请修慧先生发表意见。

修慧：我是学电气的。虽然爱好文艺，但我对文艺没有研究，要我发表一点意见，使我感到非常惭愧。刚才金丁先生问起写作时有什么困难？那末，就借此来向各位先生请教。我知道，文艺表现现实，必要有经验实践作根据，但是我对题材的整理都犯了错误，我的生活不丰富，所接触更是狭的角落，可以作为题材的并不多，于是凭借搜集的材料用「空想」来完成他的结构。这自然没有力量，甚至事实是否可能如此呢？差不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不过，我也曾想过「并不是写故事，而是要表出它的意识。同时避免现实中真实性的不可能好了」。象龙运山，我非但不知道矿场的内部怎样，甚至，龙运山的样子怎样也不知道，不过我感觉他们行动的伟大，足以教育后者，我又寄托了我的希望，于是就写出来。这样的空想，（避免不合理）会

不会成为不需要？犯了缺乏实践，严重不严重？请各位先生批评。

吴天：不错，刚才米士特王的意见，确实值得讨论。记得数年前，苏联的文坛上，曾热烈地讨论过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问题。结果，大家认定，这是可以并行不背的。所谓现实，是观众中的真实的意思。文艺上的真实，就是现实中的典型的一面，而又不一定是限于一个事实的故事的意思。革命的浪漫主义中的浪漫，虽则是指的那作品的想象成份多，但那种想象仍然不能离开现实主义的制约。王先生的所谓空想，应该是指的这样的一种「想象」的意思的吧？

金丁：不错，我这里倒不妨讲一段旧事。几年以前，我和杜衡到一个学校去讲演。他是当时所谓第三种人的代表人物，他说写实主义的特点，应该是纯客观的，理智的，真实的，而浪漫主义的作品是纯主观的，感情的，理想的。其实现实主义的作品，不仅要写实而且也一定有理想即空想的。而且一个从事创作活动的人，他是特别的富有热情的，也就很容易对于一种腐恶的现实，时时刻刻提出反抗，对于未来的光明，发生了追求，这也正是现实主义的精髓！

小红：关于空想，我认为一面还是由于生活的空虚，所以一个写作者，应该努力于实践，去充实自己的生活，写作的生命！

邇骋：我们所讨论的，是创作方向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可以从第一个要点的结论，来加以处理。刚才主席报告过，目前的创作活动的缺点，第一是描写不够深刻，其次是公式主义化和差不多化。但造成这种种缺点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实地体验生活不够，作者没有真实的生活感，自然创作就难免空洞，幻想，这可说是陷于「公式化」「差不多」的

最主要原因。第二，生活太不安定，生活过于不安，作者便无心写作。比方写作时，往往想到吃饭问题没办法，自然是产不出好的作品。但另一方面，生活过分安适，作者没有验体到一般大众被压迫生活，也更不能产出好的作品来。第三，创作技术能力不够，这也是一种原因。作者虽然有现实生活感，但因为表现力所限，不能描写出活生生的形象和生动的具体事实。第四，作家没有密切联合统一起来，也是相对的原因。现实进展到如何阶段，作者还各自为政地在写作着，没有互相检讨研究，自然创造不到好的道路去。要补救这一个缺憾，就不能不确定了此后文艺创作的路向。第一，建立了正确文艺指导理论；第二，作者互相团结联合起来，每个作者都参加救亡工作。

林岗：创作者之需要一种正确的世界观，也应该给以注意才是。

曾见：我以为生活的观察或生活的体验，也是最值得创作者注意的。比如我们写树胶工人，或黄梨工人等的生活，我们虽不能一一也不必自己去做一个树胶工人或黄梨工人，但关于他们的生活上之种种的观察和体验，是必要的。

铁马：争取创作的余暇，这也是必要的。自然，创作是首先需要生活的实践的；但如果有了实践，而缺乏创作的余暇，好的作品，也仍然产生不出。不过，生活太舒适了，也就是创作余暇太多了，同样的，也产不出好的作品。这原因，是脱离了生活的实践。因为生活舒适的人，往往就是不肯去实践的人。

编者：现在，我们对这个要点的讨论，可以结束了。此后的创作方向，第一，应该是现实主义的；第二，应该要努力于实践的生活；第三，应该要有一种正确的世界观；第四，应该要扩大生活观察和生活体验的范围；第五，应该要争取

创作的余暇，但不要和努力实践脱节。

第三个要点是主题与题材，请诸位继续发表意见。

小红：主题当然是「抗战的」，题材应特别注意地方色彩。这是鄙人的意见，请诸位不吝指教！

吴天：主题应该是多样的，不必一定是「抗战的」，但最好是与抗战有关。题材也应该是如此。至于地方性一语，如果只是指当地所发生的事件的，那是错误的见解。正确的地方性的见解，应该是指与当地大众的生活有关，而又是和抗战发生着联系底的意思。譬如，金门岛失陷，我们把它写成作品，我们能够说，也是缺乏地方性的吗？所以，小红先生之特别地强调着地方性，原则上是对的；但我们还得首先把「地方性」的一定的含义弄清！

金丁：关于「地方性」，我也有一点意见。在我看来：凡是在一定的地方所产生出来的作品，便一定是有它的地方性的。至于题材之应该多样性，这是对的。我们再不能抄袭蒋光慈的创作老调，以为无论什么作品，题材必得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流血的，而且结尾一定要是胜利的，才算是好的题材。这样狭隘的观念，我们必得要扬弃。

流浪：题材应该要多样性！我也是这样的主张。但我更认为我们找题材，应该特别看重于自己的生活实感的，即自己的生活圈内的各种现象的摄取。一个作者，最忌离开自己所熟知的事件，而去追求他人生活圈内的东西，加以表现。因为这样，这件作品中的真实性，便往往被抹煞了。而这样的作品，也便往往陷入在「空想」的泥沼当中。

编者：（看看時計）关于这问题，诸位还有意见发表吗？

（众皆默然）

那么，我们可以告结束了。关于主题，应该是现实的，多

方面的，就目前说，便是为了抗战的。关于题材也应该是多方面的，而尤应着重于地方性的。但这并非专指一地方的特发事件而言；反之，只要是与一地方的大众生活有关而又是合乎现实的，便算是富有「地方性」的意义。其次，找取题材时，应特着重于自己所熟知生活的一方面，才能见其真实。不过，我还有一点意见补充：就是我们不怕主题与题材的「差不多」，因为主题与题材的「差不多」，说明了写作者的世界观渐趋一致，说明了写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注重渐趋集中，这是好现象，不过只怕表现手法的「差不多」。现在，我们再进行第四个要点的讨论，创作与批评，请大家发表意见。

吴天：批评与创作，是很有关系的。好的批评，对于创作的帮忙很大。所以批评应该是「严正的」，而不是「杂感的」。严正的批评，又是从了解创作过程而生的，所以我更希望，批评者本身，最好也能参预创作的活动，不要是一个纯然的旁观者。

编者：我同意吴天先生的意见，但我对于「杂感的」批评，认为也有存在的价值。因为「杂感的」批评，只要不是出乎抹煞的态度的，或多或少，对于创作者，仍然是有益处的，这可以使作者了解他的作品给予群众的印象和影响。

流浪：刚才吴天先生与楚琨先生的意见，是站在批评者一方面说的，现在我要站在作者这方面，对批评应有的态度来说几句话。我认为一个创作者，对于正确的批评，也即严正的批评，要有接受的勇气；反之，对于不严正的批评，也要有拒绝的勇气。但这里的拒绝的意义，并不是和批评者大开舌战或笔战的意思，而是我们在创作的活动上，仍然要有着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金丁：我觉得机械的唯物论的批评，是要不得的。而专门找寻缺点，向创作者开玩笑或是寻衅的批评，更要不得。至于刚才吴天先生的所谓「严正的」批评与「杂感的」批评，照我的理解，应该是「论理的」批评，与「鉴赏的」批评的意思。

遑聘：关于金丁先生所谈的文艺批评标准，我还有一点意见。要估价一件艺术性作品的高低，就要看作品里客观现实的技术反映的程度如何为定；作品里客观现实的艺术反映程度越高，则创作的艺术价值越高。反之，技巧反映程度越低，则艺术价值越低，这是一定的道理。过去，太过于侧重内容而忽视无关于形式，也弄得批评标准一塌糊涂。虽然内容决定形式，但作品里表现力缺乏，不能把具体事件生动地形象化起来，也看不出客观现实性的内容来。因之，批评规范，应该检视创作里客观的现实的表現程度如何而定。

莹姿：我要求批评者对于一篇作品的批评，不单是要指出它的缺点的一面，而且应该说明：要怎样才能避免这种缺点的再现。

金丁：我认为「读后感」这类的文字，对于创作者也有所帮助。希望南洋文坛上，以后会常有这类文字出现。还有一种批评者，常是在未下批评之先，引用一套什么某文豪曾经怎么怎么说，来奠定他以后的批评的意见，这也是要不得的。其次是一些批评者，常在一篇批评文字的结束处，来几句什么「本文因篇幅关系，对于某一作品的其他缺陷处，恕不能一一论列」。试想，这能使创作者心服吗？这种的批评，我们可以说，是最最要不得的。

曾见：现在我来谈谈关于批评的态度吧。照刚才各位发表的意见

见，都认为目前创作的批评很需要，那末，我们现在就该注意到批评应取的态度。我觉得一般人对自己作品的缺点，总不容易发觉；而且常人的心理，总觉得「自己的文章好，别人的老婆好」，这就可以证明批评格外的需要。但假如批评的态度不能充分地诚恳，忠实，结果不但不能使对方接受，甚且引起对方的反感，或更从此消极搁笔。例如有些创作批评，便是用油滑的笔调，说那作品这里不好，那里不好；但究竟怎样不好，却不见下文，象这类的批评，我以为是该避免的。其次，我觉得创作批评，对于其他作者，习作者，和读者的影响也很大。譬如我们批评一篇作品的优点，很容易引起他们的注意和效法，对于被指出的缺点，不但能使被批评者改善，而且可使其他作者得到很大的暗示。总之，我觉得正确的批评，是说要用忠实的态度来说服对方的。

林岗：好的批评者，对于一个创作者，应该是能切切实实的了解的。比如一个工人所写的东西，批评者便不能用最高的尺度，把他当作是一个成名作家来看待，这也是我们所应该注意的。

金丁：对的，对的！林先生这意见，很是正确。

严砺：还有，断章取义的批评，也是要不得的。譬如「八月的乡村」，原是一本很好的创作，但有些批评家，偏爱断章取义，把「八月的乡村」批评得没有价值，这是欠光明的！

编者：（看看电灯已经放亮）好，现在，我可以把第四个要点结束了。第一是批评与创作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第二是好的批评，应该是严正的批评，不过鉴赏的批评也需要（即杂感式批评）。第三，批评的标准应是以客观现实的技术反映程度如何为定。第四，创作者不单要有接受批评的勇

气，而且要有拒绝批评的勇气。第五，是批评者对创作者要能深切的了解，切忌断章取义的那种不光明的想度。

最后，谨以十二分的诚意，谢谢诸位的热心参加讨论。同时，误了诸位不少的宝贵时光，更希望诸位原谅！

（于此，座谈会便宣告散会）

（一九三八年四月四——十一日「今日文学」）



流浪的小说创作〔开拓〕

渔光

流浪的这篇创作小说「开拓」，发表的园地是丝丝主编时期的「榎风」。发表的时间，是一九三五年的十月间了！

「开拓」发表后，笔者读到了编者『流浪寄这一篇给本刊，附来一张信，大意说：「我知道这篇东西不免有缺点，会引起人们的批评。」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他有接受批评的勇气』的这一段『附言』，原想本着切磋的动机，写一篇读后感来和作者读者讨论讨论的。但一方面是因为在此之前，笔者曾接到『榎风』编者丝丝的一封来信，大意说：「先生的评文，有时过于苛刻，怕会因此而使一般作者不敢到『榎风』上来发表创作」，一方面也是为「生活忙」，这样，便由于不敢轻易动笔而至于没有动笔了啊！

是最近间的事，笔者因整理年来的剪报，流浪的「开拓」，在我的剪报堆中，重新映入了我的眼帘，重新引起了我的注意。所以，便有点出于意外的乘兴之余，草成了这么样的一篇读后感的东西。

「开拓」是篇描写三角恋爱的小说，故事是这样的展开——

『南中国的H岛上有一间MP中学，今年自外省聘来一位国文教员，这就是琦。他的年龄不上三十岁，人也生得倒漂亮；但

他使男女同学敬爱的，还是他的学识。他的口齿很清爽，说理又透澈，所以同学们多喜欢和他攀谈。久而久之，他们的思想上也引起演变了。』『华和霞都是三年级的学生，她俩很要好，而对琦也都很接近。』『华和琦的历史比较早，霞倒是因为华的关系才和琦过从。』『促成琦和华的机会，是第二个学期，琦的寓所搬到校外去。』就在『一个上弦时节的月夜，』『他俩的历史上划了一道痕，过去还算是师生，现在却算是露水夫妻了。』『霞的性情很天真，她不但不因琦和华的关系而转变，并且由此而促成她对琦的愈趋于亲暱。这在霞的见解上，琦而今又是她的异姓姊妹的爱人了。』在这种状态底下，『华是一个脑筋缜密而又敏捷的人，她是抱着不可全信其有，也不可全信其无的态度，』『一有机会；她便出之以暗示，使他们各自去心照』而已。『不料世界上的事情，许多就不容你想，而在某种场合上，也许连当局者也会茫然。琦和霞果由亲暱而发生关系了。』促成他俩发生关系导火线，就是「华因爸的急病电召回家」。琦和霞发生关系的消息，华一返校，立刻传入了她的耳鼓。从饭馆里出来，华便走上琦的寓所。「大兴问罪之师」。虽然经过了琦的一番诚恳真挚的解释，但华无论如何总是『需要解决，需要快刀斩乱麻的解决』，终于立下了一个大「决心」，辞别了琦去了！就在『星月灿烂』的一天晚上，华带着霞「走到了海滨」去流泪诀别。起始是两下痛恨一回男子，又想念了一回爸妈，本来是华要准备「牺牲」来成全他们——琦和霞——的，不料霞竟因感到『千错万错，却是自己的错』而先告奋勇的跳下海里去。霞牺牲了，华和琦就抱着『怕活不下去吗？出路是要自己开拓的』的信念双双地走到南洋去了。

据流浪告诉人家，说是「开拓」中的琦和华这一对青年男女，

现在还健在，在南洋的一个角落教书。上述的故事，至少不是虚构，而是现社会中的真人真事的。不过，这倒不是一篇创作的重要问题。一篇创作的题材，固然要取之于社会中的真人真事，但并不一定应该是如实的某人或发生过的某事。所以，我们读罢了『开拓』以及一切的小说也无复斤斤的追问：这是不是社会中的事实？应该探讨的是这么样的题材，是不是现实中的真实？『开拓』中所表现的这三个青年男女，无论是琦是华，是霞，我以为都是过渡时期中，我们所常遇到的。这，只要我们肯到半天吊的小布尔层的智识队伍去观察，便不难找到上述的这三种「典型」来。——尤其是琦的那种「对待女子，就象狂蜂的对待花朵，等到花蜜采够了，他们又飞到另一朵的身上去」（引用华的话）的「得陇望蜀」的泛爱主义者，而每每好以一种什么只谈恋爱不谈结婚的什么「同志间的爱」的特种主张，和什么「革命者应该有毁坏旧社会的枷锁的勇气，我们只问爱，不管旧社会的一切」的空炮壮语，来掩饰他们错误的行为，那更是一班借革命的美名去追逐异性的青年的最好写真。实在的，我们虽然并不主张一结婚便应该各自的「从一而终」，但象琦的那种爱此又爱彼的行为，总觉得是不应该予以同情的。

这样的非难琦，并不就是赞成华和霞的那种举动。华的那种所谓「快刀斩乱麻的解决」，推其意：是雅不欲三人同健在，三人同苦恼。这未始不是一种消极的办法。霞先告奋勇，代华牺牲，那也是极自然的一种情绪的表露。不过我们要知道，她俩这样的牺牲其一固可以成全健在者的爱的关系和进行，但那未免太过于便宜了泛爱主义者的琦了。他们三人，为什么会弄成这种三角的惨剧呢？那归根究底可不是琦一人所做成的吗？琦做成这种惨剧的要角，逍遥自在，且也仍可以继续的过双双对对的甜蜜生涯，不但是不该，甚至于会助成一班象琦这样的青年男子的任情泛爱

不负责任的呢！

「解决」这种惨剧的正当方法，照我的意思，就是华和霞应该一齐的放弃了琦，如琦平素所指示她们的：「大踏步的走上改革之路」。这样一来三角恋的苦味，不但不必再尝，另一方面还可以给象琦这种泛爱主义者作一种有力的殷鉴，改革的前途，也可以多加一些推进的力量。

这，也难怪，华根本是个唯爱主义者。她因为爱琦，所以她就独占琦，要叫她联同了霞放弃了琦，她是根本没有这种勇气的。就是基于她的这种「唯爱」的劣根性，所以「开拓出路」，似乎除了「到南洋去」——的这一项，便四顾茫茫的了。切实的说：『牺牲其一』的举动，固然不对，即就她俩所要『开拓』的『出路』，也并不就是真正的『出路』呵！只有初中程度的华发出的主张，尚情有可原，开口革命的青年导师琦，也来同意她的这种等于绝路的建议，那才会给人家以『小布尔的智识份子是靠不住的』的一种证明哟！哦哦！她和他所要开拓的出路，想来不是琦所指示的『改革之路』，而是『恋爱之路』的吧！

这篇小说，我们如果只简简单单的把它当作一篇三角恋爱的故事来看，我以为不但很不够，而且也忽略了作者的所以写这一篇的真正旨意。作者要是只想写的是三角恋爱的故事，那他真是张资平小说里的一流人了！我们应该在三角恋爱的故事开展当中，留心到作者是有意对一班缺乏正确的认识和实践的青年男女任情行为作暴露；那才能够抓住了这一篇的中心意识，不会象阅读「飞絮」和「爱力圈外」等一样的无味。

说到描写的技巧，该得的评价，是「流利」二字。好说理以及对话尚有「观念化」的成份，是这篇小说中的一些瑕疵，因为这是会损害了艺术的暗示力与含蓄性的。

还有就是琦和霞发生关系的那一段，描写的过于「性史」化，

也是这篇小说中的一个不小的缺点。固然，一篇小说的描写，是要描写得会感动人，会引人入胜，才算上乘，但用这等近乎低级趣味的穿插来逗人「冲动」，那是万万要不得。

看吧！这么样的一段穿插——

.....

星期天，霞又去找琦。琦正在预备吃饭，于是霞很天真地说，她也要吃，并且要琦当个大东。琦便加添了几盘菜，置一瓶三星白兰地酒，两自儿说说笑笑地对饮起来。霞喝醉了，醺醺地倒在琦卧床上。脸庞儿红得象桃花，呼吸短促，胸前颤动得好似有节奏。再加着醉里的翻身，裙子给拢上到小腹上去，一对雪白的大腿儿，横陈在枕头的一边。琦醉眼惺忪，看着这情景，最初是心悸，其次是遐想，后来呢，一盆烈火，烧向着他的心头来，他便猛兽似的一扑扑到床沿去.....了。她惊醒，她举眼看琦，摸一摸自己的腰儿，急挣起来，不由得失神地叫道：『你，你，你？』.....

琦垂头抱着她的脚跪了下去。

『请你原谅我，我实在爱你，霞！』

『这怎么对得住华姊呢？』.....态度很慌张，想下床，脚可给他抱住。

『.....』立地.....

『她，我有方法去对付的.....』

.....

.....

.....

.....

经过了一度沉默，经过了一度流泪，经过了一度羞怯似的抗拒后，终于给琦轻轻地按倒回床头去了！.....

.....

这一段使人『冲动』的『性史』化的穿插，我以为是不必要的。就是要写，也不要写得那么『肉麻』，如什么『终于给琦轻轻地按倒回床头去了！.....』这些句子应该除去。

一九三六年二月稿

（载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九—廿日「晨星」）





published & printed
in Singapore

S\$ 4.30